



類函 百二五



二百七六
五八三
二百七七
六三

4加3
427
125



明 4 3
卷



新念圖書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卅日
由諸山君以贈
早稻田圖書館

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六

人部三十五 讓 智 恭 敬

讓三

原禮宗 德主 左傳卑讓禮之宗也 仁大 謙光 左傳

宋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尺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

子魚曰魚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子魚曰莫先

尊而易謙 **曾** 奔義 鳴謙 伯史記索隱奔義激世鳴謙

貞而光 沉刀 抽矢 有藝文類聚郭翻因與之河墮刀於水

吉四 翻曰爾尚不取我豈復得乎知其終不取乃沉刀

於向所失處 尚左傳魯哀公十一年齊師伐我及清孟

也 齊人從之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不進

採藥 伐桑 季歷曰吾之吳越 吳越 俗斷髮文

人部

身刑餘之人不可為宗廟社稷主
 襄陽人西土風俗田與鄰者畔止
 畔上種桑枝條蔭蔽他地每開數尺
 復侵之係伯軌伐樹更種侵畔者慙
 推田宅惟取圖書弟並隆貴獨季弟世
 共推父時田宅與之分財惟取圖書而
 首幼有素尚兄弟分財惟取圖書而已
 止授九品書周書實熾傳帝欲以熾子
 臣曰吾欲置荆州刺史三事其父固讓
 志於是贈家授水部員外郎蒙正傳初
 其子起家授水部員外郎蒙正傳初盧
 之蒙正言臣忝甲科及第釋褐今臣男
 能老於巖穴不需天祿者多矣今臣男
 如此寵命不可乞以臣釋褐時官之自
 授九品富貴已極筋力未衰中賜爵關
 京官富貴已極筋力未衰中賜爵關
 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蒙
 至厚富貴已極不可復加至誠不願帝
 嘉興之貴人恩澤

其志新唐書房元齡傳元齡進司空仍總朝政元
 固辭帝遣使謂曰讓誠美德然國家相春賴久一日去
 良筋力未衰毋多讓待罪行問迎拜路左宗拜王
 公筋力未衰毋多讓待罪行問迎拜路左宗拜王
 待罪行問迎拜路左宗拜王
 於路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
 年矣願公因而示予不忍聞臣何敢受符天子讓
 之使知朝廷之尊予不忍聞臣何敢受符天子讓
 不封子岐封子白敦勿然以天下為事乎君往矣子
 微不忍間之故先臣燧燧至武宗命為太子少傅拜
 曰昔臣伯父先臣燧燧至武宗命為太子少傅拜
 必後長者不及小兒禮必後長者始教之讓八年謂
 子生八年也南史蔡興宗傳興宗父廓羅豫章郡還
 起二宅先成東宅以與兄軌父卒軌罷長沙郡還
 五十萬以禪宅直不與受也母悅而從言軌深由來豐
 必共今日宅直不與受也母悅而從言軌深由來豐
 人部

其子澹曰吾年六十

行事不及十歲小兒

鮑叔牙二人結義一日

復復見分史為二段天

無奢願北史魏張恂傳

劉宗之兄弟分析家產

爭乃以懷之謂曰汝曹

裁留數畝遁亡七年

以所受田宅奴婢三百

劉般嗣子愷當襲父觀

七年所守彌固蓋王法

相或該國朕當先用卿

重可公使張老為卿辭

不晉悼公使張老為卿

韓倖薦相張老辭卿

後漢寇恂傳賈復部將

恥過穎川謂左右曰今

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

曰不然昔蘭相如不畏

區之趙尚為此舉吾安

嘗從征伐為士卒先軍

每數孤當代其論敘不

言勛益避禹之子致於

智務其利非廢也非義

吾與馬為三南史王僧

八命之體我若復此授

辭上優而許之客問其

無憶車左受高爵乃不

每遊履田間有人時與

分金二段

賜牛一頭

錦囊注

郊外見金一段相讓不收

各執一牛爭不決訟於

牛故致此競脫有郡庭

皇甫論兄弟早孤而廣

萬餘萬悉讓於兄裁留

而稱父遺意致國弟居

善成韓人之美其聽憲

唐書韓偓傳帝嘗欲以

因薦御史大夫趙崇勁

吾安可忘孤當代敘

後漢寇恂傳賈復部將

恥過穎川謂左右曰今

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

曰不然昔蘭相如不畏

區之趙尚為此舉吾安

嘗從征伐為士卒先軍

每數孤當代其論敘不

言勛益避禹之子致於

智務其利非廢也非義

吾與馬為三南史王僧

八命之體我若復此授

辭上優而許之客問其

無憶車左受高爵乃不

每遊履田間有人時與

八命之體我若復此授

辭上優而許之客問其

無憶車左受高爵乃不

每遊履田間有人時與

此車安所之乎及
 賜使杖拜蕭何為相
 非被使君非之而益
 置衛君計上悅君也
 需何從其封東武侯
 東將軍封東武侯等
 參佐由是長史司馬
 可勵俗再辱楚昭王
 其弟公子申為王不
 女弟公子閻五讓乃
 子讓羣臣臣所以許
 君之意乎乃臣所以
 微傳微當封一子越
 叔燕帝愴然曰此可
 車避將軍呂氏春秋
 於是使人以王與迎
 如拜上卿位在廉頗

財佐軍需
 功歸參佐
 宣敢忘君
 此

之相如開海朝會時
 如出望見燕相如引
 駕獨先國家之孫而
 者以先王濟平居美
 佞美矣不恨所以居
 私第夫何不言平吳
 力代王代何功之有
 寡人不代何功之有
 再進止皆有表識軍
 道功異常獨屏樹下
 論功異常獨屏樹下
 書陳置與密移其籬
 伺伯去密移其籬地
 丈二尺相避崔詩上
 凡廣三丈相避崔詩
 題詩在上頭蘇東坡
 章惟陶淵明歸去來
 人部

異獨屏樹
 蠶密移籬
 韓文獨步
 寡人不
 老夫何功
 寡人不

李愿歸盤谷序而已生平欲效此作每
 執筆輒罷因笑曰不若且放退之獨步
 先人後已修治桑果今盛敷榮率諸
 有養子孫以教厚而後已禮記君子
 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則禮記君子
 貴人而賤已先人而後已則禮記君
 拜數四爵漢書孔光傳光後已則禮
 陳至三上深知其過何德堪之霸上
 田疇字子泰右北平人太祖征烏桓
 為亭侯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太祖
 不聽欲引疇拜之至陳誠以死自誓
 財與弟湛南史桓閔傳詳上二疇終
 為國常節承父素懷後魏書高肇子
 當蒙封賞不受云家荷重恩為國
 以膺黜陟之報懇惻發於至誠北史

少自修整有學識初子熙父以爵讓弟
 承父素懷卒亦不襲及顯宗卒子熙
 爵讓弟仲穆兄聽復本封超登大郡
 弟友讓如城侯祜讓不拜及薨遺令
 詔封為南讓歷年志不可辱身沒讓
 恆詔曰固讓季札所以存節重達其
 齊所以稱賢爵禮所以存節重達其
 又郊情傳情襲爵南昌公再遷黃門
 欲以情為太守情襲爵南昌公再遷
 不宜起登太守情襲爵南昌公再遷
 成閒田南史劉靈哲傳靈哲當襲父爵
 文遙傳初文遙自洛遷鄴惟田十餘
 季宗室被侮有人冒相侵奪文遙即
 將家逃竄而不受彼大驚遣加撫慰
 與之愧而文不受彼大驚遣加撫慰
 經辭封元史小雲石海涯襲父官一
 敢不辭於姚燧仁宗在東宮聞其以
 之北學今燧仁宗在東宮聞其以爵
 人部

將相家子弟其有如是賢者耶後漢丁鴻傳鴻與弟
 盛同居及父琳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於盛不報既葬
 乃挂衰經於家廬而逃去留書與盛曰公身被大
 病不任茅土前上疾狀願辭爵仲公盛字大進飲
 遂巡發言慷慨依晉阮瞻嘗羣行冒熱渴甚逆
 飲者畢乃進其退讓無競如此趨之瞻獨遂巡在後
 嚴峻代肅峻前發言慷慨至僕素書生不閑軍事非才而
 弟據乃聽焉世嘉其能以實讓自有仲齊已經平
 子函史義行傳宋歐陽守道字公權吉州人湖南帥吳
 也字謂新曰長沙自仲齊守道何為乎即謝去經相契
 澄別傳澄風韻萬達志氣不羣從兄戎兄甫名冠當
 年復措意云已為澄所題目則二兄以孝為字與
 雖同名北史崔挺傳挺五代同居後頻年饑始分析與
 兄弟怡然弟振推讓田宅舊資惟守墓田而已家徒壁立
 雖少從蔡伯喈學琴伯喈賞異之曰卿必有成吾以名

與卿故離與伯喈同名退避三舍不獻五城左傳
 字元歎言為離所歎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
 曰及以君之靈得反晉國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避君
 三舍及城濮之役子犯曰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避君
 之所趙乃與平原君計西階公于側行辭讓從東階上
 執主人之禮引於魏無功於趙退讓也
 自言罪過不忍獻五城以公于退讓也
 酒至暮口不負於魏無功於趙退讓也
 不枉百步函史蘇軾傳軾以書見歐陽修謂梅堯臣
 軌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排難解紛執雌持下平原記
 步終日讓畔不枉百步排難解紛執雌持下平原記
 君以千金為魯連壽連笑曰所貴天下士者為人銘曰
 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餘詳後注
 執雌持下臣從伯游我師疏廣左傳晉侯使伯游
 人莫踰之臣從伯游我師疏廣左傳晉侯使伯游
 長臣習於智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晉侯許
 之晉書羊祜與仲弟繡書曰以白士而居重位何能

不以盛滿自責乎 辭榮令終 避名全節 王隱晉書

遜位論者以為晉興以來能辭榮名全節者如舒也

賦詩明志 著論息爭 遼史義宗倍太祖計知皇太子也

立德乃與羣臣請於太后而讓位焉 太宗既疑之

社稷乃與羣臣請於太后而讓位焉 太宗既疑之

名乃立木海上賦詩明志反見疑而去 適以成疑之

以世多進趨廉遜道缺乃著崇讓論以 賢才息爭競也

之聖王化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 出賢才息爭競也

札雖不才 熹宜有益 史記吳世才 息爭競也

將立子臧子臧去之 君子曰能守節矣 謝曰曹宣公喪讓

才願附於子臧之義 宋史黃裳傳詳上 札雖不 張以

誠請 丁為理屈 文選任昉為褚綦讓代兄襲侯表張

奮上詔奮嗣爵奮稱純遺命固辭帝以奮違命詔收獄

奮惶懼乃受又丁鴻父琳卒鴻當襲封上書讓於弟

不受遂逃去後因友人鮑駿責之 鴻乃感悟還就職

多慚鷓鴣 實愧蜉蝣 殿中少監表妨賢受位多慚

鷓鴣之羣匪服叨 僕素書生 將稱長者 嚴峻事詳

情在忘言 辭皆垂涕 王隱晉書杜巨字行齊廬江人

薦居於相府元帝曾欲省巨 巨深讓帝答曰吾與足下

情在忘言 辭皆垂涕 王隱晉書杜巨字行齊廬江人

何患無物 不能為勞 南史褚彥回傳彥回父湛之卒

間無物猶不許彥回涕泣固請乃從之 但令彥回在何

下於奇子奇子曰君之佐堯舜勞矣 鑿山符子禹讓天

無髮股無毛故舜也 以勞報子我生而逸不能為子之

人郭 尚監頁山卷三十一

勞矣 不拜僕射官 自為掖庭令 南史孔靖傳靖遷尚
年復為會稽內史修飾學校督課誦書僕射十年復為右僕
射又讓不拜 漢書張安世兄賀為掖庭令宣帝即位
賀已死上追思賀恩欲封其冢為恩德侯置守冢二百
家賀早死無子安世小男彭祖又少與上同席
研書指欲封之先賜爵關內侯安世深辭賀封又求損
守冢戶數稍減至三十戶上曰吾自為掖庭令非為將
軍也安世乃 詔賜一億錢 願受五百戶 後漢書馮
止不復言 長沙蠻寇益陽荆南皆沒拜緄為車騎將軍至長沙
進擊武陵蠻尼荆州平定詔賜錢一億固讓不受振旅
還京師推功於從事郎東觀漢記上封朱祐祐
自陳功薄而國大願受南陽五百戶足矣上不許
未有毫髮自效 何敢襁褓受封 增封武平侯及費亭
侯表陛下追念先臣微功使臣得襲爵土祖考蒙光
之榮臣受不貲之分未有毫髮以自報效食舊為幸非
敢飾詞賴陛下神靈軍獲大捷皆諸校力戰之功也今
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獲大捷皆諸校力戰之功也今

益封臣青子強中未有勤勞上幸裂地封為
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伉等三人何
敢受 子產入陳賞辭六邑 魯連救趙笑却千金 傳
鄭伯賞入陳之功饗子展賜之先輅三命之服先八邑
賜子產次輅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曰自上下降
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
請辭邑公固與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
矣讓不禮也 戰國策魯仲連見辛垣衍不復言帝
秦適會公于無忌 奪晉鄙軍以救趙秦君引而去於是
平原君欲封魯仲連 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
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餘已詳前注
居傳 張陸臨池則楊柳交垂 國盛衣冠布地則薰華
徧產 株潭集陸慧曉與張融並居其間有池上有二
舊傳 有交讓瀆因張陸也 山海經君子國民衣
冠帶 劍土方千里多薰華之草好讓故為君子國
讓四

人部

讓

曾讓木

宋江休復鄰幾雜志橋樹直疎

高彬此舉正

全編晉唐彬與王濬伐吳為先驅所至皆下度孫皓必

降未至建業二百里彬詐稱疾不行已而先至者爭財

後至者莫不爭功當時有

知者莫不許後朝罷遂巡席後辭讓爵位復請間求

見帝不許後朝罷遂巡席後知欲讓還職土故命公

出他日會見後朝罷遂巡席後知欲讓還職土故命公

暑熱且自便今相見

宜論他事勿得復言

二程論易次日撤去虎皮曰吾日說者亂道二程深

明易道吾所弗及張橫渠贊勇撤臯比一變至道

卿宅何處南史胡諧之傳范柏年初為州將劉亮使出

年卿州復有比水否答曰梁帝言及廣州貪泉因問柏

泉讓水又問卿宅在何處曰臣所居在廉讓之間

心迴蕩李嶠為崔神基讓司實卿表伏承恩制以臣為

集飄其高厲其高厲棄曹吳而成節

讓五

增詩唐陳子昂感遇詩曰務光讓天下商賈競刀錐

增賦陸肱謙賦曰鑒天道之惡盈將守之以持滿窮

易象之明義排溢美於虛誕鑒其體而如卑明其訓而

非緩惟德之柄惟行之管是以賢人君子雖百代而同

光聖帝明王歷萬古而相纂然則謙之為義與讓同標

苟不由於斯理必災禍而自招是以道映三皇明揚側

陋智周萬物詢於芻蕘且聖賢而自貶何凡庶而可驕

豈不思行高則憂毀於眾木秀則懼摧於颺矧夫陽光

正中映土圭而將轉陰靈纔滿隨藁莢以旋銷是故君

人部

讓

子覩之以爲立身之本名彌彰而彌懼功彌高而彌損不耀彼而自上不明我而自混徒觀其退藏好閑養志於恬幽而坦坦卑以謙謙一辭而行將恥於躁三揖而進何有於嫌况於海以卑廣居深山以鎮靜可久楚莊懼功茂而終言晉文恥戰克以無咎嗟凡今誇彼而競進何不覩斯而自守徒欲毀信廢忠謀訐自醜想進德之明義豈見充於虛受曷如君子稱物平施不生頗僻多者用謙爲衰少者用謙爲益不求翰音以待問必復厚德以珍席儻不伐之可嘉庶無媒以托跡

載文苑英華

增表晉羊祜讓開府表曰臣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

臣自出身以來適數十年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地嘗以智力不可強追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慄以榮爲憂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爲衆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爲衆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今臣身托外戚事遭運會誠在過寵不患見遺而猥超然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臣有何功可以堪之蓋聞古人申於見知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臣雖小人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以來方漸八年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然臣等不能推有德進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而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於版築之下有隱才於屠釣

之間而今朝議用臣不以爲非臣處之不以爲愧所失
豈不大哉且臣忝竊雖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
宰輔之高位也臣所見雖狹據今光祿大夫李喜秉節
高亮正身在朝光祿大夫魯芝絜身寡欲和而不同光
祿大夫李膺莅政弘簡在公正色皆服事華髮以禮始
終雖歷外內之寵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選臣更
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是以誓心守節無苟
進之志 齊任昉爲范雲讓吏部封侯表曰夫銓衡之
重關諸隆替遠惟則哲在帝猶難漢魏以降達識繼軌
雅俗所歸惟稱許郭在魏則毛玠公方居晉則山濤識

量以臣况之一何遼落齊季陵遲官方淆亂鴻都不綱
西園成市金章有盈笥之談華貂深不足之歎草創惟
始義存改作恭已南面責成斯在豈宜妄加寵施以乏
王事附燁之飾空成寵章求之公私授受交失近世侯
者功緒參差或足食關中或成軍河內或制勝帷幄或
門人加親或與時抑揚或隱若敵國或策定禁中或功
成野戰或盛德如卓茂或師道如桓榮或四姓侍祠已
無足紀五侯外戚且非舊章而臣之所附惟在恩澤旣
義異疇庸實華珥儒者且去歲冬初國學之老博士耳
今茲首夏將亞冢司虧名損實爲國爲身知其不可不

敢妄冒陛下不棄營蒯愛同絲麻倘平生之言猶在聽
 覽宿心素志無復貳辭矜臣所乞特回寵命 唐李嶠
 為王及善讓內史表曰臣才疎行缺運偶時來榮匪德
 遷官由恩達法河象岳升臺歷府行參八命坐陟九霄
 彤軒阜駟非振鷺之飾青組丹紱是濡鶉之譏施重丘
 山效微涓滴妨賢自久速謗滋深頃因齒髮之衰得蒙
 骸骨之賜西河退老非翫經書東海歸閑空求藥餌方
 養支離之疾翻成愷悌之恩曲降絲綸重收簪屨一作履
 徵榮槁木責焰寒灰將使策蹇磨鉛入總樞祕牽羸引
 憊參典鈞石仰抃恩渥顧探心守桑榆且晏蒲柳先秋

方與絳縣老人論其甲子淄川艾耆比其容貌將何以
 對歎金展趨奉玉墀且今百度惟貞九流式序鷓鴻齊
 列俊又在官可使畫虎承羞豐貂竊幸謬中孚之好爵
 辱大雅之能官

論晉劉寔崇讓論曰古之聖王治天下所以貴讓者
 欲以出賢才而息爭競也夫人情莫不欲已之賢也故
 勸令讓賢以自明賢豈假讓不賢哉故讓道興賢才之
 人不求而自出至公之舉不□而自立矣一官缺擇眾
 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才之道也在朝之人相讓於
 上草廬之人咸皆化之推能讓賢之風從此生矣為一

國所讓一國士也天下所共則天下才也推讓之風行賢不肖灼然殊矣 孫盛周泰伯三讓論曰孔子曰泰伯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鄭元以爲托探藥而行一讓也不奔喪二讓也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者之美皆隱蔽不著王肅曰其讓隱故民無得而稱焉盛謂元既失而肅亦未爲暢也元之所云三跡顯然天下所共見也何得云隱而未著乎三跡苟著則高讓可知亦復不得云其讓隱也蓋泰伯之出讓跡已露不奔喪固一事耳斷髮之言與左丘明文相背又不經也然則稱三讓者其在古公至文王乎周之王業顯

於亶父受命於昌泰伯元覽棄周太子之位一讓也假托隱遯受不奔喪之譏潛推大美二讓也無肩嗣而不養仲雍之子以爲已後是深思遠慮令周嗣在昌天人叶從四海悠悠無復纖芥疑惑三讓也凡此三者帝王之業故孔子曰三以天下讓言非直常讓若臧札之倫者 **增**韓康伯辨謙論略曰孤寡不穀人之所惡而侯王以自稱降其貴者也執射執御衆之所賤而君子以自目降其賢者也

原碑梁陸雲泰伯碑曰夫至仁至德垂風垂化內修訓範外陶氓俗百年之教淳道載凝而百年既終遺愛斯

軫莫不肅虔寢廟著名金石遺其後昆聿遵前典是以
禹堂既毀增飾丹青堯碑載焚重觀刊勒泰伯膺慶二
儀協靈七曜志輕天下慈深萬物脫屣岐周克讓之風
斯舉端委揚越衣冠之俗載成重以仲雍揚波延陵蹈
節民習敦厚俗懷忠信憂深思遠千載遺風美哉洋洋
致足觀也昔滄洲遁跡箕山辭位志守幽優不越樽俎
猶以稱首高節標名往代豈若吾君之子義結民心獄
訟載歸謳歌屢請能舍玉魚之貴永襲皮冠之迹悠然
獨往信無得而稱焉吳啟金車晉遷紫蓋寔號帝鄉爰
是天邑若乃忠人入國悽愴生悲殉義希風懦夫立志

增雜文宋蘇軾論語拾遺曰世言泰伯斷髮文身示不
可用使民無得而稱之有讓國之實而無其名故亂不
作彼宋宣魯隱皆存其實而取其名者也是以宋魯皆
被其禍予以爲不然人患不誠誠無爭心苟非豺狼孰
不順之魯之禍始於攝而宋之禍誠於好戰皆非讓之
過也

恭敬

增爾雅曰嚴恪祗翼謹恭欽寅燠敬也注曰詩云我孔
燠矣謹未詳疏
曰皆謂
謹敬也又曰穆穆肅肅敬也 又曰肅肅翼翼恭也
釋名曰恭拱也自拱持也亦言供給事人也敬警也

人部

恭敬

恒自肅警也 易曰君子敬以直內 又曰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又曰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又曰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尚書曰愿而恭亂而敬 又曰同寅協恭和衷哉 又曰接下思恭 又曰惟天無親克敬惟親 又曰敬用五事 又曰出入起居罔有不欽 詩曰凡百君子各敬爾身 又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 又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又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 又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 又曰敬恭神明宜無悔怒 又曰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禮記曰無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傲不可長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樂不可極 原又曰賓客主恭祭祀主敬 又曰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 增又曰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威嚴 又曰賢而弗伐可謂恭矣 原又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 增又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 又曰君子莊敬日強 又曰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 孔子家語曰恭則遠於患敬則人愛之 國語曰恭所以給事

人部

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六

恭敬

也敬所以承命也 漢書匡衡傳曰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恭嚴恪臨衆之儀也子牙子曰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凶 徐幹中論曰禮也者敬之經也敬也者禮之情也無敬無以行禮無禮無以節敬道不偏廢相須而行是故能盡敬以從禮者謂之成人 劉劭人物志曰精良畏慎善在恭謹 張載正蒙曰敬而無失與人接而當也恭而有禮不爲非禮之恭也 性理程顥曰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 朱子曰自學者而言則恭不如敬之力自成德而言則敬不如恭之安 真德秀曰往昔百聖相傳

敬之一言實其心法蓋天下之理惟中爲至正惟誠爲至極然敬所以中不敬則無中也敬而後能誠非敬則無以爲誠也氣之決驟軼於奔駟敬則其銜轡也情之橫放甚於潰川敬則其隄防也學者倘於是而知勉焉戒於思慮之未萌恭於事物之既接無少間斷則德全而欲泯矣

恭敬二

性理朱子曰聖人相傳只是一箇字堯曰欽明舜曰溫恭聖敬日躋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大戴禮曰昔禹見耕者耦立而式過十室之邑則下 韓詩外傳曰湯

治鑑類函卷一百一十六
作獲聞其羽聲使人恭敬而好禮 詩曰穆穆文王於
緝熙敬止 又曰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
之則 國語曰白季使舍於冀野冀缺耨其妻饁之敬
相待如賓從而問之冀芮之子也與之歸既復命而進
之曰臣得賢人當以告公曰子何以知其賢也對曰臣
見其不忘敬也夫敬德之恪也恪於德以臨事其何不
濟公見之使為下軍大夫 韓詩外傳曰子路治蒲三
年孔子過之入境而美之曰由恭敬以信矣子貢執轡
而問子曰入其境田疇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民盡
力 又曰顏淵問於孔子曰回願無勇而威子曰善哉

回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 說苑曰成回
學於子路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對曰臣聞之行者比
於鳥上畏鷹鷂下畏羅網夫人為善者少為讒者多若
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 國語曰齊閭丘來盟子服景
伯戒宰人曰陷而入於恭閔焉父笑景伯問之對曰笑
吾子之大滿也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
師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
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
在昔昔曰先民今吾子之戒吏人曰陷而入於恭其滿
之甚也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為恭楚恭王能知其

過而為恭今吾子之教官僚曰陷而後恭道將何為
說苑曰趙簡子乘敝車瘦馬衣殺羊裘其宰諫曰車新
則安馬肥則往來疾狐貉之裘溫且輕簡子曰吾非不
知吾聞君子服美則益恭小人服美則益倨我以自備
恐有小人之心也 漢書曹參傳曰曹參為齊相聞膠
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厚幣請之既見蓋公為言治道
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 史記季布傳曰季布弟季
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 漢書朱雲傳曰雲居鄆田時
出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焉 石奮傳曰孝景季
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於家以歲時為朝臣過宮

闕門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焉子孫為小吏來歸謁必
朝服見之不名有過失不諫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後
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請謝罪改之乃許勝冠者在
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唯謹上時賜食
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 于定國傳曰定國
為廷尉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為人謙
恭尤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往過定國皆與鈞禮恩敬
甚備學士咸聲焉 三國志陳矯傳曰太守陳登請矯
為功曹使察許下議論矯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
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

人部

卷三百七十六

恭敬

七

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元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荀攸傳曰攸字公達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也汝當盡禮敬之攸曾病世子問病獨拜牀下其見尊異如此 胡冲吳歷曰孫策進軍豫章華歆葛巾迎策策謂歆曰府君年德名望遠近所歸策年幼穉宜修子弟之禮便向歆拜 世說新語曰裴令公目夏侯泰初肅肅如入廊廟中不脩敬而人自敬 南齊書陸慧曉傳曰慧曉為晉王長史僚佐造見必起送之或

語云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陸曰吾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 南史隋何子平傳曰子平幼持操檢敦厲名行雖處閭室如接大賓 唐書姚崇傳曰元宗初立賓禮大臣故老雅尊遇崇每見便殿必為之興去輒臨軒以送他相莫如也 韋斌傳曰斌天性質厚每朝會不敢離立笑言嘗大雪在廷者皆振裾更立斌不徙足雪甚幾至韞亦不失恭 苗晉卿傳曰晉卿壺關人充河北採訪使嘗入計謁歸壺關望縣門輒步吏諫止晉卿以公門當下況父母邦乎時美其恭 宋史曹彬傳曰彬為河中都監蒲帥王仁鎬以彬帝戚尤加禮

遇彬執禮益恭公府讌集端簡終日未嘗旁視仁鎬謂從事曰老夫自謂夙夜匪懈及見監軍矜嚴始覺已之散率也 又曰彬伐江南自出師至凱旋士衆畏服無輕肆者及入見刺稱奉敕江南幹事回其謙恭不伐如此 富弼傳曰弼與人言必盡敬雖微官及布衣謁者皆與之亢禮 文彥博傳曰元祐間契丹來聘蘇軾館客與使入覲望見彥博於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 韓億傳曰億性方重治家嚴飭雖燕居未嘗有惰容 呂大防傳曰大防自少持重無嗜好過市不左右遊目燕居如對賓客每朝會威儀翼如 孫復傳曰

孔道輔聞復之賢就見之石介執杖履立侍復左右升降拜則扶之其往謝亦然 范鎮傳曰鎮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如在上側命子弟侍先按講其說開列古義叅之時事言簡而當粲然成文蘇軾稱爲講官第一 性理程子曰呂與叔閒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 又曰謝良佐嘗宰德安府之應城胡文定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 宋史廖德明傳曰德明爲潯州教授爲學者

講明聖賢心學之要手植三柏於學溥士愛敬之如甘棠 岳飛傳曰師至廬州金兵望風遁飛還兵於舒以侯命帝賜札以飛小心恭謹不專進退為得體 朱熹傳曰熹父松病亟嘗屬熹曰籍溪胡仲原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沖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 性理朱子曰張敬夫見識純粹踐行篤實使人望而敬之 宋史曰李道字貫之雖處暗室整襟危坐肅如也 蔡元定傳曰元定至春陵遠近來學者日衆州士子莫不趨席下以聽講說有名下挾才簡傲非笑前修者亦心服拜謁執弟子禮甚恭人為之語曰初不敬

今納命 王柏傳曰王柏少慕諸葛亮為人自號長嘯著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歎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以魯齋往從何基授以立志居敬之旨 元察罕傳曰察罕幼牧羊野外植杖於地脫帽置杖端跪拜歌舞太祖出獵見而問之察罕曰獨行則帽在上而尊二人行則年長者尊今獨行故致敬於帽 廉希憲傳曰時有宋士之在羈旅者飢餓狼狽冠衣襤褸袖詩求見希憲急令鋪設坐椅且戒內人備酒饌出至大門外肅入對坐出酒饌執禮甚恭且錄其居止 許有壬傳曰有壬前朝舊德大子頗敬禮之一日入見方

游錄類卷三十一
臂鷲禽以為樂遽呼左右屏去 韓性傳曰性出無輿
馬僕御所過負者息肩行者避道巷夫街叟至於童穉
厮役咸稱之曰韓先生韓先生云 明掾曹名臣錄曰
平思忠吳江人初郡守况鍾官主客與思忠有交承之
分至是數延見况執禮甚恭且令二子給侍曰非無僕
隸欲使兒輩知公為吾故人爾其見敬如此 夏原吉
傳曰原吉以鄉薦入太學選入禁中書制誥諸生或喧
笑原吉危坐儼然太祖詔而異之 稗史曰明國子祭
酒陳敬宗師道卓立名重一時六館士幾千人凡升堂
聽講會饌儀矩整肅雖朝廷之上不能過也 續文獻

通考曰明胡居仁以聖學成始成終在於敬因以敬名
其齋處家庭如朝堂對妻孥如賓客端莊凝重履繩蹈
矩造次顛沛未嘗少違隱微幽獨之際愈加嚴密每日
必立課程詳書得失以自考

恭敬三

原禮輿 仁地 左傳敬禮之輿也 禮記 正服 去
冠 虞 居 二 會 稽 典 錄 陳 瑞 字 文 象 為 縣 卒 瑞 謙 恭 敬 讓 及
抗 禮 若 疾 病 不 能 答 拜 輒 俯 類 以 謝 之 皆 正 朝 服 與 之
于 乾 谿 雨 雪 王 皮 冠 秦 復 陶 翠 被 以 謝 之 皆 正 朝 服 與 之
父 從 右 尹 子 革 夕 王 見 之 去 冠 增 主 一 勿 貳 性 理
被 舍 鞭 社 預 注 曰 敬 大 臣 也 心 一 身 以 至 萬 事 萬
齋 曰 持 敬 之 方 莫 先 主 一 自 吾 一 心 一 身 以 至 萬 事 萬
物 莫 不 有 理 大 學 小 學 莫 出 乎 此 朱 子 敬 齋 箴 勿 貳
人 部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七十六

恭敬

三

原詩美温温

雅稱翼翼

于木端温恭

參以二勿 臨于谷 爾雅 朝日夕月 冬陰夏陽 策曰春朝

朝日夕月 明有敬也 續博物志 魯有恭士

循墻而走 過闕必趨 正考父鼎銘 詳下

危坐樹下 獨拜牀前 耕於野 時與同輩避雨樹下

不偏不倚 有德有行 偏不倚 朱子曰 敬而無失則不

閨門雍穆 有德有 盛服將朝 擁衾達旦 公患趙晉靈

子使鉅賈 賤之晨往 則寢門辟矣 盛服將朝 早而假寐

至達旦 威儀容止 之間 自少至老 祁寒盛暑 造次顛沛

未嘗有須臾之離也 於 執轡迎羸 不冠避黯 記纂

鄉公于無忌 仁而下士 魏有隱士 曰侯羸 公于從車駟

虛左自迎 侯生 攝敝衣冠 直上載 黯前 奏事上

執轡愈恭 漢書 及黯傳 人可其奏 其見敬禮 如此

舉案齊眉 下牀苔拜 後漢 書梁鴻 傳鴻至 吳依大家

妻為且食 不敢於 馮前 仰視 舉案齊眉 伯通察而異之

怪而問之 英曰 妻齊也 共奉 祭祀 禮無不 荅其恭謹 若

是 未有異文 先投遠狀 北史 潘徽 傳徽送 澹將反 命啟

於陳主曰 敬奉 弘慈 曲垂 錢送 徽以 錢送 澹將反 命啟

竟何所 據先 投遠 狀或 以為 太過 公曰 維桑 與梓 必恭

未至 近邑 先投 遠狀 或為 太過 公曰 維桑 與梓 必恭

人部 恭敬

恭敬

恭敬

敬止敢不 **外齊內一** **神降人和** 性理朱子曰其主
 盡禮乎 **外齊其外** 以養其內 神降人和 敬也 一其內
 乎外齊其外 敬以事天 則神降 幽敬同書禮之所先
 莫大乎敬 敬以事天 則神降 幽敬同書禮之所先
手危坐 整步徐行 幕中與朕游處 迨旬月晨暮對
 案飲食 嘗拱手危坐 未嘗少解 其恭謹蓋天性也
 理黃勉齋曰 朱子未明而起 深衣幅巾 方履拜於家廟
 以及先聖 退坐書齋 几案必正 書籍器用 必整潔於
 列有定位 七箸舉措 有定所倦 而休也 瞑目端坐 休而
 起也 徐行 成始成終 不危不溢 朱子自題畫像居敬
 節後漢書 光武封功臣 策曰 在上不驕 高而不危 制
 如臨父母 若見君臣 易繫辭傳 无有師保 如臨父母
 見弟子 退負殿壁 跪授籬條 殿奏事 太宗或未深
 若君臣 退負殿壁 跪授籬條 殿奏事 太宗或未深
 察必形 諛讓恕敏 板跋縮退 至殿壁 負立若無所容
 晉書 庾袞傳 袞與弟子 樹籬跪以授條 或曰 今在隱屏

先生何恭之過 衮曰 幽
 顯易操 非君子之志也
 敬齋銘曰 動靜不違 體用無忒 惟
 敬之功 協乎天德 書夙夜 惟寅 式于水廬 拜孔
 子墓 周王外紀 魏文侯 卜子夏 田子方 為師 過段干
 帝曰 孔子之禮 必紀 武帝 周太師 祖本紀 帝如曲阜 謁孔子祠
 遂拜之 又拜於墓 遂禁 孔林 樵採 不敵主人 敬客 則先
 名下吏 拜禮 記大夫 墓主人 則先拜 貴賤 不敵主人 敬客 則先
 位兼將 相不名 以下等 威自異 遇士 大夫 於途 必
 引車避 之 不名 以下等 威自異 遇士 大夫 於途 必
 門以孝為字 性最得 明道 教人之 窮理 居敬 為入德之
 傳 讓因 以諸子 恭為字 燕處 斂容 終日 危坐 北史 崔昶
 燕處 望見 輒斂容 曰 李秀才 至矣 其見 敬禮 如此 祖嘗
 晉書 陶侃 侃傳 侃性 聰敏 勤於 吏職 恭而 近禮 愛好人 倫
 終日 危坐 雞鳴 見君子 肆夏 得嘉賓 見古之 君子 不
 人部 膝危坐 雞鳴 見君子 肆夏 得嘉賓 見古之 君子 不

恭敬

吉

忘其敬也禮記賓入大門而奏肆夏亦易以敬也

恭敬四

增集木

詩溫溫恭人

德聚

左傳恭也

延升上座

後漢

書大將軍表紹總兵冀州遣使要鄭

元大會賓客元最後至乃延升上座

奏牋江夏

梁劉

心雕龍黃香奏牋於江

夏亦肅恭之遺式矣

上堂如揖

正蒙上堂彥深

所重機密要近二十年周慎溫恭甚為彥深所重

徒跌入謝史記蕭相國世家上使使持節如對嚴

君為資暮還輒嘗難柴以讀書宗人居住篤學恒備作

皮弁祭菜

嚴君為資暮還輒嘗難柴以讀書宗人居住篤學恒備作

禮少儀大學始教皮

下席跪伏

三國志牽招傳太祖

禮少儀大學始教皮

下席跪伏

三國志牽招傳太祖

招嘗領烏丸遣詣

弁祭菜示敬道也

下席跪伏

三國志牽招傳太祖

招嘗領烏丸遣詣

柳城為峭王等說成敗之效禍端笏正立宋史胡安
福所歸皆下席跪伏敬受教教端笏正立宋史胡安
質之使湖北也楊時方為府教授謝良佐為應城宰安國
質疑訪道禮之甚恭每來謁將去必端笏正立目送之
劉君子初亮問巴消息稱曰劉君子初陳羣與丞相諸葛
不敢不禮術書表渙傳渙避地江淮間為表術所命
之不禮也

恭敬五

原詩宋鮑明遠還舊廬詩曰肅裝屬雲旅奉鞠承末塗

嚴恭履桑梓加敬覽粉榆

增朱子感興詩曰放勳始

欽明南面亦恭已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紀猗歟歎日

躋穆穆歌敬止戒藝光武烈待旦起周禮恭惟千載心

人部 禮記 卷一百一十一 恭

秋月照寒水魯叟何常師刪述存聖軌

箴宋朱子敬齋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餅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無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張栻主一箴曰人稟天性其生也直克慎厥彝則

靡有忒事物之感紛綸朝夕動而無節生道或息惟學有要持敬勿失驗厥操捨乃知出入曷爲其敬妙在圭一曷爲其一惟以無適居無越思事靡他及涵泳於中匪忘匪亟斯須造次是保是積既久而精乃會於極勉哉勿倦聖賢可則

增銘正考父鼎銘曰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敢余侮鱣於是粥於是以糊余口 宋張栻敬齋銘曰天生斯人良心則存聖愚曷異敬肆是分是昔先民修己以敬克持其身順保常性事至理形其應若響而實卓然不與俱往動靜不違體用無忒惟敬

之功協乎天德嗟爾君子敬之敬之用力之久其惟自知勿憚其艱而或怠違亦勿迫切而以不常毋忽事物必精吾思察其所發以會於微忿慾之萌則杜其源有過則改見善則遷是則天命不過於躬魚躍鳶飛仁在其中於焉有得學則不窮知至而至知終而終嗟爾君子勉哉敬止成已成物匪曰二致任重道遠其端伊邇毫釐有差繆則千里惟建安公自力古義我作銘詩以諗國志 元吳澄敬銘曰維人之心易於放逸操存舍亡或入或出敬之敬之其義精密學者於此服膺勿失收斂方寸不容一物如入靈祠如奉軍律整齊嚴肅端

莊靜一戒慎恐懼兢業戰栗如見大賓罔敢輕率如承大祭罔敢慢忽視聽言動非禮則勿忠信傳習省身者悉把捉於中精神心術檢束於外形骸肌膚常令惺惺又新日日敢以此語鏤於虛室

智一 入智謀先見

增爾雅曰條條秩秩智也 釋名曰智知也無所不知也 說文曰慮難曰謀 易曰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原**又曰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 **增**又曰知者見之謂之知 又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尚書曰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

人部

又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 又曰爾有嘉謀
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 詩曰民雖靡
盬或哲或謀 禮記曰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 又
曰用人之知去其詐 穀梁傳曰知其不可知智也
史記魯仲連曰智者不倍時而棄利 漢書司馬相如
傳曰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
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 宋史常安民曰善觀
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
後將有大憂則衆必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
知其漸故不憂於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

文子曰神者智之淵也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府也智
公則心平 原莊子曰大智閑閑小智間間 商子曰
愚者闇於成事而智者見於未萌 孫卿子曰言而當
智也默而當亦智也 又曰是是非非謂之智 韓
詩外傳東郭先生曰目者心之符也言者行之指也夫
知者之於人也未嘗求知而後能之也觀容貌察氣志
定取舍而人情畢矣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原淮
南子曰夫聖人之智固已多矣愚人之智固已少矣
曾劉邵人物志曰夫智出於明明之於人猶晝之待白
日夜之待燭火其明益盛者所見及遠 唐韓愈曰苟

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 柳宗元梓人傳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 宋蘇軾曰迫人者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又曰聖人為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蘇轍曰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用也 性理潛室陳氏曰智居四德之末蓋冬者

藏也所以終萬物而始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終始之義焉是惻隱羞惡恭敬三者皆有可為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為但分別其為是為非耳是以為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合為一而是非則有兩端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終始萬物之象也

智二 入智謀先見

智 前漢古今人表曰譬如堯舜禹稷契與之為善則行 絲驩兜欲與為惡則誅可與為善不可與為惡是謂上 智 漢書賈山至言曰文王之時豪傑之士皆得竭其 智 尚書大傳曰周公先謀於同姓同姓從然後謀於

人部

朋友朋友從然後謀於天下天下從然後加之著龜是以君子謀義不謀不義故謀必成 呂氏春秋曰齊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衛無故子曷為請對曰妾望君之入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慚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為諸侯笑矣桓公之所以匿者不言也今管子乃以容貌音聲夫人乃以行步氣志

桓公雖不言若暗夜而燭燎也 劉向新序曰晉獻公欲伐虞虢荀息曰君胡不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也荀息曰宮之奇知則知矣雖然其為人也通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通心則其言之略懦則不能強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翫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中智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智之下也 戰國策曰楚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其城郭高溝壑深畜積多其國寧也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其畜多是賦斂重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壑深則

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遂取陳 說苑曰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比及三年必亡矣後一年而亡弟子問曰昔公索氏亡牲夫子曰比及三年必亡矣今期年而亡夫子何以知其將亡也孔子曰祭之為言索也索也者盡也乃孝子所以自盡於親也至祭而亡其牲則餘所亡者多矣吾以此知其將亡也 左傳曰禘謀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與禘謀乘以適野使謀可否 韓子曰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閭聞婦人之哭也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間遣吏執而問之則手

絞其夫者也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夫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 說苑曰隰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事事大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史記孔子世家曰魯桓釐廟燔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於桓釐廟乎已而果然 原淮南

子曰文公種米曾子枷羊猶為智也 **增**青黎子曰梁嘗有疑獄羣臣半以為當罪半以為無罪雖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公以布衣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曰梁有疑獄吾子決之是奈何朱公曰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其徑相如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一者倍厚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與梁國大悅 **說苑**曰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顏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之為其君子也甚愛非有大罪也而亡之必有故然人亡而不受不祥使吏迎之

曰車過五乘慎勿納也智伯聞之乃止 **原**史記樗里

子傳曰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滑稽多智秦人

號曰智囊 **增**周紀曰魏龐涓伐韓韓請救於齊齊使

田忌等將兵直走魏都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已過

而西矣孫臏謂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而齊號為怯善

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軍

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乃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

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

吾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

步車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暮當至馬陵

洪鑑類編卷二百一十六
馬陵道隘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砍大樹白而書之曰
龐涓死此樹下於是令齊師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
日暮見火舉而俱發涓果夜至砍木下見白書以火燭
之讀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相失涓自知智窮兵敗
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 史記藺相如傳曰趙惠文
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
易璧趙王與諸大臣謀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
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有智謀可使於是遣相如奉璧
西入秦 戰國策曰今六國相伐適足以強秦天下
為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耶 史

記漢高帝本紀曰呂后問蕭相國即死令誰代之上曰
曹參可問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
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者
必勃也 增漢書楚元王傳曰初元王敬禮申公等穆
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
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不去楚人將鉗我於
市稱疾卧申公白生強起之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
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
日遂謝病去 史記鼂錯傳曰錯為太子舍人門大夫
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 後漢書魯

人部

洪鑑類編卷二百一十六

智

三

恭傳曰恭祖父匡王莽時為義和有權數號曰智囊
竇融傳曰融始以豪俠為名拔起風塵之中及其爵位
崇滿至乃放遠權寵恂恂似若不能已者又何智也
漢獻紀曰韓遂請與曹操相見時秦胡觀者前後重沓
操笑謂之曰爾欲觀曹公耶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
但多智耳 左編曰法正字孝直先主用其策取蜀亮
與正雖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亮每竒正智術 三國
志魏鄧哀王冲傳曰冲字蒼舒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
若成人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
咸莫能得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

以載之則校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焉 杜氏通典
曰荀攸從曹公征呂布曹公欲還攸與郭嘉說公曰呂
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其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為主
主衰則軍無奮志且布之謀主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
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布可拔也 魏畧
曰司馬宣王聞諸葛恪死張敬仲縣論恪以為必見殺
今果然敬仲之智為勝恪也 晉書曰桓範出
赴曹爽宣王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駑馬
戀棧豆必不能用也 三國志夏侯淵傳曰初淵數戰
勝太祖常戒曰為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

以勇爲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一傅子
曰何晏鄧颺夏侯元求交傳嘏不納也荀粲怪之嘏曰
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
近好辨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國之人也鄧元茂有爲
而無終外要名利內無關鑰貴同惡異多言而妒前多
言多覺如前無親以吾觀此三人者皆敗德也遠之猶
恐禍及況昵之乎晉紀賈模傳曰模少有志尚頗覽
載籍而深沉有智算確然難奪深爲充所信愛每事籌
之焉王隱晉書曰石季倫少多意智敏捷有計畧
晉書明帝紀曰太寧二年王敦將舉兵內向帝微行至

於湖陰察敦營壘而出敦正晝寢夢日環其城驚起曰
是必黃鬚鮮卑奴來也使五騎物色追帝帝亦馳去馬
有遺糞輒以水灌之見逆旅賣食媪以七寶鞭與之曰
後有騎來可以此示也俄而追者至問媪媪曰去已遠
矣因以鞭示之五騎傳翫稽留遂久又見馬糞冷以爲
信遠而止南史趙知禮傳曰知禮沉靜有謀謨每軍
國大事文帝輒令覆書問之虞寄傳曰陳寶應常令
左右讀漢書卧而聽之至蒯通說韓信曰相君之背貴
不可言寶應蹶然起曰可謂智士寄正色曰覆酈驕韓
未足稱智豈若班彪王命識所歸乎北史裴矩傳曰

淵鑑類函卷一百一十一
三
矩長而好學頗愛文藻有智數世父讓之謂曰觀汝神
識足成才士欲求宦達當資幹世之務 張瓊傳曰瓊
子欣尚魏平陽公主瓊常慮其太盛每謂親識曰凡人
官爵莫若處中欣位秩太高深為憂慮欣尋為孝武所
害時人稱其先見 天中記曰楊元感戰敗李密亡命
雁門變姓名以教授有同鄉魏先生戲之曰觀吾子氣
沮而目亂心搖而語偷氣沮者新破敗目亂者無所主
心搖者神未定語偷者思有謀於人今方捕蒲山黨得
非長者乎李公驚起捉先生手曰既能知我豈不能救
我歟先生曰吾子無帝王規模非將帥才畧乃亂世之

雄傑耳吾嘗望汾晉有聖人生能往事之富貴可取李
後三年敗追思魏生之言遂歸唐 新唐書杜如晦傳
曰每議事帝所元齡必曰非如晦莫籌之及如晦至卒
用元齡策也蓋如晦長於斷而元齡善謀兩人深相知
故能同心濟謀以佐佑帝 裴行儉傳曰行儉為定襄
道行軍大總管蕭嗣業饋糧數為寇鈔軍餒死行儉曰
以謀制敵可也因詐為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齎
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又伏精兵踵其後賊果掠車羸
兵走險賊驅車就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
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 芝田錄

曰令狐楚除守兗州境方旱米價甚高遣吏至公署問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問訖屈指獨語曰舊價若干四倉各出米若干以若干定價糶則可以賑救矣左右聽之流語遍郡中富人競發所蓄物價方平 五代史王朴傳曰朴陳用兵之略非特一時之策至言諸國興滅次第云淮南可最先取并必死之寇最後亡其後宋興平定四方惟并獨後服皆如朴言 王旦神道碑曰西夏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真宗問王旦旦請救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德明得詔書慚曰朝廷有人 宋史曹瑋傳曰瑋平居甚閒暇及師出多奇計

出入神速不可測一日張樂飲僚吏中坐失瑋所在明日徐出視事而賊首已擲庭下矣 又曰瑋知渭州有告戍卒叛入夏者瑋方對客奕棋遽曰吾使之行也夏人聞之即斬叛者投其首境上 王駿傳曰天聖中駿嘗使河北過真定見曹瑋謂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駿曰何以教之瑋曰吾聞趙德明嘗使人以馬權易漢物不如意欲殺之少子元昊方十餘歲諫曰我戎人本從事鞍馬而以資鄰國易不急之物已非策又從而斬之失衆心矣德明從之吾嘗使人覘元昊相貌異常他日必爲邊患駿殊未以爲然也比再入樞密元昊

反帝數問邊事駿不能對及西征失利議刺鄉兵又久未決帝怒駿與陳執中張觀同日罷駿出知河南府始歎瑋之明識聞見錄曰富公見張安道曰人固難知也張公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皇祐間方平知貢舉或薦安石有文學宜辟以考校姑從之安石既來一院之事皆欲紛更之方平惡其人檄以出自此未嘗與之語也宋史張舜民傳曰舜民慷慨喜論事其使遼也見其大孫禧好音樂美姝名茶古畫以為他日必有如唐張義潮挈十三州來歸者不四十年當見之後如其言左編曰傅亮者陝西人李綱與語連日觀其智

略氣節真可為大將者欲試之乃薦於上以為河東經制副使宋史岳飛傳曰張所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纒枝曳柴以敗荆莫敖採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翼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金史張中彥傳曰正隆時作河上浮梁中彥領其役舟之始製匠者未得其法中彥手製小舟纜數寸許不假膠漆而首尾自相鉤帶謂之鼓子卯諸匠無不駭服其智巧如此又曰株撚史攬搭工用手箭箭長不盈握每用百數散置鎧中遇敵抽箭以鞭揮之或以指鉗取飛擲數矢齊發敵以為神其箭皆以智創雖子弟亦不能傳

其法 明王禕造邦賢勲錄曰鄧愈以功封衛國公上稱其智如淵之深不可測也 又曰梅思祖自張王來歸上即授大都督制有云辭項歸劉智同曲逆舍鷺去術識擬伏波語極褒賞之 沈士謙明良錄略曰陶安字主敬上賜對曰國朝謀略無雙士翰院文章第一家 劉基傳略曰太祖與友諒大戰鄱陽湖一日數十接礮聲震天太祖坐胡牀督戰基侍側忽躍起大呼趣太祖急更舟太祖如其言坐未定礮擊舊所御舟立碎友諒乘高見之大喜而太祖舟更進漢軍皆失色 康茂才傳略曰陳友諒既破太平將窺應天茂才與友諒有

舊為書給之友諒大喜問康公安在曰守江東木橋使歸太祖易橋以石友諒至見橋愕然連呼老康莫應退至龍灣伏兵四起茂才合諸將奮擊大破之 洪武實錄曰廖永忠巢縣人上以永忠勇而善謀命襲兄楚國公永安職從上征武昌還京上以漆牌二書功超羣將智邁雄師八字賜之懸於門 張輔傳略曰安南黎季犛弑自立帝以輔為征尼將軍賊驅象迎戰以繪獅蒙馬衝之箭礮交發象皆反走賊大潰 陳諤傳略曰永樂中授諤刑科給事中嘗言事忤旨命坎瘞奉天門露其首七日不死當被瘞時歎息謂其人曰吾不意今

日乃死於大甕問其故曰咄嗟而不知耶朝廷瘞人當以甕令速死耳瘞者如其言遂得屈伸不死云 李遠傳略曰燕王攻蔚州遠舉城降南兵駐德州運道出徐沛間遠以輕兵六千偽爲南軍袍鎧人插柳一枝於背經濟寧沙河至沛無覺者焚糧舟數萬而還河水盡熱魚鱉皆浮 程濟傳略曰程濟有道術從諸將北征徐州之捷諸將樹碑敘戰功及統軍者姓名濟一夜往祭其碑人莫測後燕王過徐見碑大怒趣左右以鐵椎椎碑再椎遽曰止爲我錄碑文來已按碑誅之無得脫者濟姓名正在椎脫處得免 鐵鉉傳略曰燕王攻濟南

鉉與盛庸等乘城禦燕盡毀其攻具城壞輒畫布爲帷夜幕之遠望若城而潛版築其內敵初不敢逼旣而覺之發大礮鉉書太祖高皇帝牌懸城上敵相顧不敢發燕王憤甚堰濟水灌城城中人大懼鉉曰無恐賊且就縛令守牌軍士皆哭已而羣呼願降乃出千人城外伏地請命請退兵十里無擾百姓當是時燕王稱兵已踰年僅下永平保定諸州縣旋破旋復堅守不下聞降乃大喜曰得濟南斷南北道即畫疆守金陵不難圖也亟下令退軍受降軍中皆呼萬歲明日燕王乘駿馬張蓋鼓吹徐行過橋及甕城鉉預戒壯士伏城上候燕王入

城下人呼千歲則城上人急下鐵板而別設伏撤橋盡
 殲燕衆王甫及城城下人遽呼千歲板驟下中王馬首
 王大驚急棄所乘馬取他馬走橋下伏發斷橋橋倉卒
 不可斷王鞭馬得疾馳去鉉率衆掩擊大敗之夜復與
 庸等歿其營燕兵潰走乘勢奮擊斬獲無算遂復德州
 單安仁傳略曰安仁爲浙江按察司副使金華民訟
 承受金安仁曰丞賢奈何許之令圖所受金長短方員
 狀圖畢復命諸左證圖之圖人人殊遂抵訟者罪告許
 風頓息

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六

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七

人部三十六 智 聰敏

智三 入智謀先見

原若愚 去詐老子大智若愚 禮 挈瓶 炙輠左

挈瓶之智守不假器 史記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

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離龍夤炙穀過髡注過字作輠

輠者車之盛膏器也炙之雖盡猶 掘蟻 隨馬韓非

有餘流者言疑智不盡如炙輠也 掘蟻 隨馬子齊

桓公伐孤竹行山中無水暍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

山之陰蟻壤一寸而勿有水乃掘地遂得水 又桓公

伐孤竹春往冬返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 贈策 增

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 贈策 增

握瓜 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 韓非子挾智而問則

不智者至深智一物衆隱皆變其說在昭侯 吞珠

之握一瓜也註握瓜伴亡以驗左右之誠

獻耳戰國策張丑曰燕王為質於燕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
 珠也我且欲得之今我已亡之矣而燕王必當殺子且
 致我子之賜矣境吏恐而救之乃獻又齊王夫人死有七
 腹及子之薛公欲知王所欲立乃獻七珮其一人死有七
 孺子皆近薛公欲知王所欲立乃獻七珮其一人死有七
 視美珮所在勸千里駒五石散漢書楚元王傳劉
 王立為夫人老術有智術少時數言事召見甘泉宮武帝謂之千里
 明開原禪謀獲野王霸視河左傳禪謀於野則
 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及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
 流斯無船不可濟官屬大懼光武令王霸往視之霸恐
 驚眾欲且前阻水即詭曰水堅可渡比至河
 河冰亦合乃令霸護渡未畢數騎而冰解
 網蝓蟻轉丸而食曰人之有智不如蜘蛛布網曳繩執牙
 蝓蟻之智魏舒出眾
 在於轉丸增子初絕人
 元晉書魏舒字陽

嘗見是非至於廢與大事眾人莫能斷者舒徐為籌之
 多出眾議之表左編劉巴字子初備曰子初才智絕
 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難獨任也亮亦文公無雙
 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文公無雙
 壽王寡二智者死吾其應之遂卒益部為之謠曰任
 文公智無雙漢書吾丘壽王傳詔賜壽王璽書曰
 子在朕前之時智略輻奏以為天下少雙海內寡二
 解衣刺船礮石鐫碑
 漢書陳平傳平少雙海內寡二
 夫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下當有寶器金玉目之欲殺平
 平心恐乃解衣贏而佐刺船人知其無有酒止明
 皇雜錄姚元崇與張說同為宰相頗懷疑阻屢以事相
 侵張銜之頗切姚既病說諸子曰張丞相與吾不叶豐
 隙甚深然其人少懷奢侈尤好服翫吾身歿之後以吾
 嘗同僚當來不顧速計其盛陳吾平生服翫寶帶重器羅列
 于帳前若不顧速計其盛陳吾平生服翫寶帶重器羅列
 虞便當錄其說用致於張公仍以此為請既獲無所
 文登時便寫進仍先礮石以待之便令鐫碑為刊削為辭
 事遲於我數日之後必當悔若却徵碑文以刊削為辭

當引使視其鐫刻仍告以聞上訖姚既歿張果至目其
 詭服三姚氏諸孤悉如教誠不數日為詞未周密欲重
 時為極後姚氏諸子乃果使取文其碑乃告以奏御使
 加刊改姚氏諸子乃果使取文其碑乃告以奏御使
 復命悔恨附膺曰死姚崇弄生因危為功伏奇爭
 張說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也
 利後漢書吳漢傳蓋聞上智不處危以僥倖中智能因
 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還報曰兩國相擊此
 宜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
 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
 水作圍五代史郭崇韜傳梁王彥章擊破德勝唐軍東
 於此其志在取鄆州也臣願得兵數千據河下流築壘
 於必爭之地以應鄆州為名彥章必來爭既分其兵可
 以圖也晉書宣帝紀帝諱懿遼東太守公孫文懿遣
 步騎拒帝帝威兵多張旗幟出其南賊盡銳赴之乃
 舟潛濟以出其北與賊營相逼沉舟焚梁傍遠水作長
 圍棄賊而向襄平諸將曰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眾

也帝曰賊大衆在此則巢窟虛矣我直指
 襄平則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
 心歸高祖
 謀宗太公後漢書蘇竟傳竟與劉龔書曰昔智果見
 為天所棄故歸心高祖皆智之至也
 家西伯昌之脫美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頌商政其
 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
 遺權宋錢若水傳若水陳禦敵安邊之策曰伐謀者能
 則是非以明哲保身其在無因而
 至君子非以明哲保身其在無因而
 湯史記留侯世家上在雒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往
 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知
 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生乎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謀
 反耳上曰為之奈何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
 則人自堅矣漢書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
 劉向雅奇陳湯智謀與相親友
 智
 盛沙壅水
 列幟

然芻且救濟并軍與信戰夾維水陣韓信乃夜令人為
萬餘囊盛沙壅水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勝還走
龍且遂追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勝還走
即急擊殺龍且美戰既而美使至云得密詔并軍入寇
許出戰已還州矣齊賢曰賊知美之來不知美之退乃
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城西南三十
里列幟然芻遠兵遙見火光中有束芻距州城西南三十
旗幟意謂芻師至矣駭而北走增竈減竈匿車
下車後漢書虞詡傳詡遷武都太守羌率眾數千遮詡
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散故日夜進道兼行百餘
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
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可過三十里而今日且二
百里何也詡曰吾竈日增必謂郡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速則
彼不測也詡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速則
追我孫臏見弱今吾示疆勢有同故也史記范雎曰
彼來者為誰王稽曰丞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

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寧且匿車中有
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謁君得毋與諸侯
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
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
索之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就賜將士
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止
不賞邊臣唐書崔祐甫傳祐甫青李正己表獻錢三十萬
誠詐陛下不如因遣使勞其軍以所獻就賜將士若正
已奉承詔書是陛下恩治士心若不獻就賜將士若正
亂又使諸藩不以朝廷為重賄帝曰善正己漸服時議
者避其謀姚宋列傳贊姚崇勸天子不求邊功宋
環不賞邊臣姚宋列傳贊姚崇勸天子不求邊功宋
亂卒蹈其害可謂先見矣刀斬亂絲椎破連環史
齊文宣本紀神武以帝貌陋神彩不甚揚曾問以時事
帝略有所辨儻語一事必得事衷又嘗令諸子各使理
亂氏子建立后當國事始皇嘗遣使遺后玉連環曰齊
多智有能解此環否羣臣皆不知緣理而行役物
解后推破之謝秦使曰謹已解矣

為養

韓詩外傳問者曰夫智者何以樂於水也曰夫水

夫人肖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有生之至靈

以禦寒暑必將役物以貴也木罌渡軍布車從

騎史記淮陰侯列傳魏王豹反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

渡軍襲安邑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

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使乘布車從兩騎入匿于長

園公主避火浴血順風鼓灰西陽雜俎徐敬業年十

此兒相不善將赤吾族英公常獵命故業入林趁獸因

乘風縱火意欲殺之敬業知無所避遂屠馬腹伏其中

為零陵太守有滑賊攻郡縣璇制馬車數十乘囊盛石

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為兵車專設弓弩馬車居

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然馬尾馬驚奔突

盜賊奔追斬無數不與子比無如我何王築層臺

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諸御已違楚百里而耕謂其

耦曰吾將入見於王其耦曰吾聞之說人主者皆閑暇

若與予同耕則比力也至於說人主不與子比智矣委

其耕而入見莊王五代史楊師厚傳師厚已得志友

珪陰欲圖之召師厚入計事其吏田溫等勸師厚勿行

然吾知其為二十年不負朱家今若不行則見疑而事

師厚知其為二十年不負朱家今若不行則見疑而事

友珪友珪益恐懼賜與鉅萬而還見知命知事善

始善終丞相世家呂后時謀多矣然平竟自脫定宗

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餉酒兩罌鑄錢一

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餉酒兩罌鑄錢一

緡酒者始提入門奕遙呼之曰人餉我兩罌酒其一何

故非也檢視之一嬰果是水或問奕何天中記秦檜在

重水輕提酒者手有輕重之異故耳天中記秦檜在

相位時都下貨壅之見鑼市屢大關府尹以聞檜笑曰

易耳即召文思院官未至促者絡繹奔而來諭之曰適

人部

得旨欲變錢法可鑄錢一緡進呈廢見鏹不用約翌午
 畢事院官唯唯而出召工為之富家聞者盡出宿鏹市
 金粟物價太昂泉溢于市
 既而張良傳高帝曰運籌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
 宋史李處耘傳處耘子繼隆多智用能謙謹保身明德
 后寢疾欲面見之上從其往繼隆
 隆但詣萬安宮門拜殿終不入
 事宋史畢再遇傳諸將軍發靈壁再遇獨留度軍行二十
 日餘里乃焚靈壁諸將問夜不焚而焚之何也再遇
 乃可安則照見虛實書則煙埃莫觀彼已敗不敢迫諸軍
 傳保寧十年虎古言宋必取河東燕王韓匡嗣曰何以
 知之虎古曰諸國割據宋皆并之惟河東未下今宋講
 武習戰意必在漢匡嗣以為不然明
 年宋果伐漢帝以虎古為能料事
 石益橫北史樊叔略傳叔略封清鄉縣公遷相州刺史
 宋呂誨傳誨為之語曰知無窮清鄉公上下正樊安定
 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

此乃腹心之疾救之惟恐不逮願可緩耶
 復諭於父
 詢既汴安石益橫光由是服誨之先見
 其軀是復諭其父矣而悅之謂朝臣曰吾嘗歎其父智過
 拒守單令曰當有引神人為我師者有卒曰臣欺君誠無能
 乎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引師之每出入約東必稱神師眾心
 乃安所圖必破在外而安
 谷渾周文命寧率騎隨之突厥以寧所圖必破皆畏憚
 之咸曰此中國神智人也
 樓子琦每欲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乃將亮共上高
 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天下不至地言出
 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
 馬抱璧反旗鳴鼓不釋編管獻公欲伐垂棘之壁假道
 於虞公遂借道而伐號旋歸四年反取虞荀息牽馬之
 璧而前曰臣之謀如何獻公曰璧則猶是也而吾馬之

齒加長矣左編諸葛亮卒揚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
 告司馬懿懿道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乃
 退不敢逼 吟而不言 應之若響史記淮陰侯列傳蒯通
 者事之害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蠶蠶之致螫驥之必
 之踟躕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若庸夫之必
 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聵之指麾也
 三國志常林傳林見胡毋彪曰若欲誅天下之賊扶王
 室之微智者望 千慮一失 九事皆明漢書韓信傳
 風應之若響 尚書自易義精了所不解者九事一日迎管公明共
 論公明為剖析 得錢贍軍 望塵知敵國史補汴州
 元旨九事皆明 有汗流節度使劉元佐遠命駕自持金帛以施日中其
 妻亦至明日復起齋場由是將吏商賈奔走道路惟恐
 輸貨不及因令官為簿書以籍所入十日乃閉寺曰佛
 汗止矣得錢巨萬以贍軍資五代史唐周德威傳德
 威為人勇而多智能望塵以知敵數其 不差升合
 狀貌雄偉笑不改容人見之稟如也

願比韋絃左編蜀漢何祇兼二縣尹每常眠睡值其覺
 無敢欺者使人投算祇聽其讀而心計之不差升合其
 精如此三國志劉廣傳廣上疏曰韋絃非能言之物
 而聖賢引以自匡臣才 自為美器 有若成人魏略
 智闇淺願自比於韋絃 字昭先軌擊鮮卑軻比能失利中護軍蔣濟表曰凡人
 材有短長不可強成軌文雅智意自為美器 三國志
 鄧哀王沖傳沖字蒼舒少聰察岐 時人莫知 諸將
 疑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若成人 鮮及謀惟幽州人及弟子莫知其言 後漢書吳漢
 傳光武將發幽州兵召鄧禹問可使行能及者 書
 數與吳漢言其人勇鷲有智謀諸將鮮能及者 以廣聽 世不盡聞 漢書藝文志荀攸與鍾繇善繇言我
 每有所行反覆思維自為無以易之咨公達輒復過人
 意公達前後凡畫奇策十二惟繇知之繇撰集未就會
 薨故世不 不結高門 入輔中國魏志賈詡傳詡自
 得盡聞 人部

策謀深長懼見猜嫌闔門自守退無私交男女嫁娶不
 結高門天下之論智計者歸之晉書鳩摩羅什傳苻
 堅有迎羅什之意會太史奏云有星見外國分野當有
 大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將非此耶
 不如隨會甚似王敦趙宣子曰隨會秦之用士會也
 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卻成子曰
 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智
 足使也宋史李師中傳師中始任州縣邸報包拯參
 知政事或云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拯何能為今知
 鄆縣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
 亂天下必斯人也後二十年言乃信
 計畫立就不竭也明紀編年無端方
 難計畫立就外莫能測其機上其禮重
 嘗稱為老先非而深智又曰吾子房也
 所見略同韓非子深智一物眾隱皆變注於一物智
 左編先主與龐統從容宴語問曰卿為周公瑾功曹孤
 到吳聞此人密有白事勸仲謀相留有之乎統對曰有

之備歎息曰孤時危急當有所求故不得不在殆不免
 周瑜之手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耳時孔明孤莫
 慮此也張蓋獲矢觸網舉鈴宋單再遇傳紇石
 益急城矢盡再遇令人張青蓋往來城上金人意其主
 兵官爭射之須臾矢集樓牆如蝟獲二十餘萬五代
 史錢鏐世家楊渥將周本陳章圍蘇州鏐遣其弟鋹鏢
 救之淮兵為水柵環城以銅鈴繫網沉水中斷潛行者
 水軍卒司馬福多智而善水行乃以巨
 竹觸網淮人聞鈴聲遂舉網福乃過
 成城傾城鬻子有國無國智者治之
 水一般惠脚辨而有才過於人等持以爲列之故屈
 身於安石安石不悟臣竊以爲憂神宗曰朕亦疑之其
 後果交惡朱子或問仁字如人釀酒方微發時帶
 些溫氣便是仁到發後却極熱時便是禮到得熟發多
 時便是義到得成酒後却極熱時便是禮到得熟發多
 奇中 貴不可言 文辭敏給好任數有謀略發多奇中
 人部

梁高祖本紀初為衛軍王儉東閣祭酒儉一見深相
 器異請為戶曹屬謂廬江何憲曰此蕭郎三十內當作
 侍中出此則君即陳平自比子貢孫深傳齊神武
 貴不可言屯蒲坂分遣其將賈泰趨潼關周文帝將襲泰問策於
 深深曰不如選輕銳潛出小關竇性躁急必來決戰高
 歡持重未即救之則實可擒也軍遂行果獲泰齊神武
 亦退深又說文帝進取弘農復剋之文帝大悅謂深曰
 君即吾家陳平也晉書王衍傳衍既養賢獵吾
 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貢
 聽士納室說苑趙簡子獵於晉山之陽撫轡而歎曰吾
 也吾恐鄰國養賢以獵吾也智哉簡子善反其身南
 史裴矩傳煬帝幸江都時從駕驍果數有逃散帝憂之
 以問矩矩曰今車駕留此已經二年驍果於此納室帝大
 喜曰公無匹合則不能久安臣請聽兵士於此納室帝大
 士等娶妻驍果等咸悅相謂曰裴公之惠也莫喪羊
 舌必滅若敖石始生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豺

狼之聲也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又楚子良生
 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豺狼之聲弗
 殺必滅若布囊盛土采緹縫裾逃勳使運糧給之
 而道遠不至軍中大饑逃偽為布囊盛土如米狀使
 人運上臺又令數人擔米謂逃士眾豐飽而胡成餓
 之皆棄擔而走賊既獲米謂逃士眾豐飽而胡成餓
 益懼無復膽氣後漢書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
 長吏乃使虞詡為朝歌長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
 士收得百餘人又遣貧民能縫者備作賊衣以募求壯
 殺數百人又遣貧民能縫者備作賊衣以募求壯
 縫其裾為識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
 智四八智謀先見

原心符文子神者智之役神清則智鷓鴣莊子鳥莫
 也注燕智文之明智者心之符智公則心平鷓鴣智於鷓鴣
 智文之神性理黃勉齋曰木神則仁金文興國語
 智文之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智文興國語
 智文之忽思鱸魚曰大丈夫所貴適意耳

遂棄官歸江東俄而齊王蔡能衛足左傳仲尼曰鮑
 敗人謂翰有先知之明漢書疏廣曰子孫賢智不如
 蔡蔡猶能多財則損而多財則損其智增剔吐
 衛其足世說補王右軍嘗先出右軍猶未起須臾錢鳳入
 汙面帳中眠大將軍嘗先出右軍猶未起須臾錢鳳入
 屏人論事都忘右軍在帳中便言逆節之謀右軍覺既
 聞所論知無活理乃剔吐汗頭面被褥許熟眠敦論事
 造半方意右軍未起相與大驚曰不得全於時稱其有智
 乃見吐唾縱橫信其實熟眠于是不除之及開帳
 不如用臬請予秦南陽以和蘇代不可魏王曰事始
 已行不可更矣對曰王獨不見夫博之所以貴臬者便
 則食不便則止矣今王曰事始已行不可更矣何王之
 用臬也手版擊憤晉書溫嶠傳嶠補丹陽尹懼錢
 行酒至鳳前鳳未及飲嶠因偽醉以手版擊嶠別嶠起
 色曰錢鳳何人溫大真行酒而飲不飲敦以爲醉兩釋
 及後鳳入說敦曰嶠與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

必可信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豈水晶燈籠宋徐
 傳道夫出知蜀州遇事籠東軍士通鑑宇文泰與侯
 明了人目爲水晶燈籠景合戰泰馬中流
 督李穆下馬以策扶泰背罵曰籠東軍士爾曹主何在
 而獨留此追者不疑其貴人捨之而過不後子房書
 注籠東沽濕貌也如衣服之沾濕然海內奇士三國志
 張賓字孟孫嘗謂昆弟曰吾智算海內奇士三國志
 見識不後子房但遇高祖耳海內奇士三國志
 張超請洪爲郡守政教威恩不由已出動任臧洪者何
 曰開弟爲郡守政教威恩不由已出動任臧洪者何
 超其愛之海內奇士也一舉雙虎陳軫曰必爭則
 欲刺虎館賢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則
 必鬪鬪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雙虎必鬪
 之名卞莊子以爲然立須之有頃兩虎果鬪大者傷
 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雙虎陳軫曰必爭則
 不能調力史記項羽本紀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
 人部皆位類

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漢王
 笑謝曰吾能鬪智不能鬪力
 甚靈青遠為駐節而禱之因祝曰
 百錢自持之且與神約果大捷則
 諫止儻不如意恐沮師武襄不聽
 手條一擲則百錢盡紅矣於是舉
 襄亦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即隨
 之加青紗籠復手自封焉曰候凱
 破崑崙關敗智高平邕管及師還
 乃兩面視之岳侯神算楊公張浚
 飛袖圖示浚曰已有定畫都督能
 賊浚許之果八日而賊平浚數曰
 穴之人為爾雅距齊州以南戴日
 不流則腐
 峻亡其膽
 不流則腐
 皇甫文出謁辭禮不腐
 將請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
 峻即曰開城門降諸

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
 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
 而遁氏敬小隨母養於宮中及年十一自賣而走至於
 大街見童兒羣戲者敬解所著綺衣兒比究問知非會日
 通追騎尋至初不識敬便執綺衣兒比究問知非會日
 已暮由兵不血刃吳三國志孫權傳趙舍使魏帝問曰
 是得免雄略之主也帝問其狀否曰魯肅於凡品是其仁也
 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仁也
 荆州而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
 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
 明王達椒官舊事郭妃弟德成嘗入禁內上以黃金二
 錠置其袖曰第歸勿宣出德成敬諾比出宮門納韓中
 作醉脫嚴密如此藏金而出非竊耶且吾妹侍宮韓吾出
 九閣嚴密安知上服下馬三呼藏書宋張詠初至蜀一
 以相試眾乃服下馬三呼藏書宋張詠初至蜀一
 者三詠亦下馬三呼藏書宋張詠初至蜀一
 遂攬轡行眾不敢譁鎮州趙學究軍左編宋太祖以周
 人部

智

七

甫暉姚鳳遇於清流關隘路周師大敗翌日太祖虞暉
兵再至問諸村人云有鎮州趙學究在村中教學多智
計村民有爭訟者多詣以 白衣者無他 晉書孔坦傳
坦謂人曰觀峻之勢必破臺城自非戰士不須戎服既
而臺城陷戎服者多死白衣者無他時人稱其先見

智五 入智謀先見

增詩晉陶潛勸農詩曰悠悠上古厥初生人傲然自足

抱璞含真智巧既萌資待靡因誰其贍之實賴哲人

原賦楚荀况智賦曰皇天降物以施下民或厚或薄常

弗齊均桀紂以亂湯武以賢臣愚弗識願聞其名曰外

勝敵者耶法禹舜而能弇迹者耶行為動靜待之而後

適者耶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百姓從之而後寧也

天下待之而後平也明遠純粹而無疵夫是謂君子之

智 **增**晉陶潛感士不遇賦曰咨大塊之受氣何斯人

之獨靈稟神智以藏照秉三五而垂名

增書魏阮瑀為武帝與孫權書曰智者之慮慮於未形

達者所規規於未兆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

識智伯之為趙禽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游不同

吳禍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

增序唐柳宗元愚溪詩序曰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

為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為愚者也皆不得

為真愚

論漢劉向說苑權謀論曰聖王之舉事必先諦之於謀慮而後考之於著龜白屋之士皆關其謀芻蕘之役咸盡其心故舉事而無遺籌失策傳曰衆人之智可以測天兼聽獨斷惟在一人大謀之術也謀有二端上謀知命其次知事知命者預見存亡禍福之原早知盛衰廢興之始防事之未萌避難於無形若此人者居亂世則不害於其身在乎太平之世則必得天下之權彼知事者亦尚矣見事而知得失成敗之分而究其所終極故無敗業廢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也夫非知命知事者孰能行權謀之術夫權謀有正有邪君子

之權謀正小人之權謀邪夫正者其權謀公故其為百姓盡心也誠彼邪者好私尚利故其為百姓也詐夫詐則亂誠則平是故堯之九臣誠而能興於其朝其四臣詐而誅於野誠者隆至後世詐者當身而滅知命知事而能於權謀者必察誠詐之原而以處身焉則亦權謀之術也夫知者舉事也滿則慮謙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則慮直由重其豫惟恐不及是以百舉而不陷也宋蘇洵明論曰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

人部

洪範卷之二十一

智

其所及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 又辨奸論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變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疎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 蘇軾魏武帝論曰世之所謂智者知天下之利害而審乎計之得失如斯而已矣此其為智猶有所窮唯見天下之利而為之唯其害而不為則是有時而窮焉亦不能盡天下之利古之所謂大智者知天下利害得失之計而權之以人

增雜文唐韓愈送窮文曰子之朋儔非六非四在十去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换手覆羹轉喉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其名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為奸欺不忍害傷

聰敏一

增爾雅曰肇敏也

疏謂敏疾也

又曰蹶蹶踏踏敏也

釋

名曰敏閔也進敘無否滯之言也故汝穎言敏曰閔也

易曰巽而耳目聰明

尚書曰聽德惟聰

又曰聰

作謀 禮記曰耳目聰明血氣和平 周禮曰二曰敏

德以為行本 國語單穆公曰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

人部

附錄

聰敏

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德
 昭原史記曰人之所以尚于將鎮鄒者貴於立斷也
 所以尚騏驥者為其立至也必若歷日曠久絲整猶能
 挈石駑馬亦能致遠是以聰明敏捷人之美材也增
 子牙子曰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
 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聰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
 無不知也輻輳並進則明不蔽矣 魏劉劭人物志曰
 聰明秀出謂之英 又曰夫幼智之人材智精達然其
 在童髦皆有端緒 梁劉勰文心雕龍曰駿發之士心
 總要術敏在慮前應機立斷 性理朱子曰敏德云者

彊志力行崇德廣業之事 元臨川吳氏曰敏不敏天
 也學不學人也天者不可恃而人者可勉也蟹不如螾
 駑可以及驥何也敏而不學猶不敏也不敏而學猶敏
 也

聰敏二

增皇甫謐高士傳曰蒲衣子者年八歲而舜師之 尸
 子曰周太子晉生八年而服師曠 家語曰銅鞮伯華
 其幼也敏而好學 裨史曰魏文侯遣倉唐賜太子擊
 衣一襲敕倉唐以鷄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
 盡顛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

人部

洪鑑類函卷一百一十七

聰敏

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為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敕子以鷄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 戰國策曰文信侯欲使張唐相燕弗肯行少庶子甘羅請行之文信侯叱去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為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奚以遽叱乃見張卿說而行之甘羅還報秦乃封羅以為上卿 稗史曰東方朔字曼倩父張尼字少平妻田氏女尼一千百歲顏如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死時景帝三年也鄰女拾而養之三歲祕識一覽暗誦於口 王嘉拾遺記曰漢賈逵年五歲神明

過人其姊韓瑤之婦聞鄰里諸生讀書日抱逵隔離而聽逵靜聽無言年十歲乃暗誦六經姊謂逵曰吾家窮困不曾有學者入門汝安知天下有三墳五典而誦無遺句耶逵曰憶姊共抱逵往籬下聽鄰家讀書今萬不失一乃剝庭中桑皮以為牋或題於扉屏且誦且記暮年經史遍通 後漢書曰黃琬早而辨慧年七歲時司空盛允有疾琬祖瓊遣琬候問會江夏上蠻賊事副府允發書視畢微戲琬曰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琬奉手對曰蠻尼滑夏責在司空允甚奇之 又曰孔融少有異才陳煒曰夫人小而聰了大未必奇融應聲曰觀君

所言將不早慧乎李膺大笑曰高明必為偉器 世說
曰徐孺子年九歲月下戲人或曰月中無物當極明徐
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可不暗乎 異苑記
曰蔡邕刻曹娥碑旁曰黃絹幼婦外甥蓋曰魏武帝見
而不能曉以問羣僚莫能知有婦人浣於江渚曰第四
車中人解即禰正平也衡便以離合解之曰絕妙好辭
四字也 一本作揚脩事 魏志王粲傳曰粲與人共行讀道邊
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
觀人圍棋局壞粲為覆之棋者不信以帊蓋局使更以
他局為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彊記默識如此 稗

史曰楊德祖為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構榱桷武自
出看使人題門作活字便去楊見即令壞之既竟曰門
中活闊字王正嫌門大也 王瑱之童子傳曰近代有
樂安任假者十二就師學不再問一年通三經鄉人歌
曰蔣氏翁任氏童言蔣氏之門老而方篤任家之子幼
而多慧 **增** 三國志曰鍾會太傅繇小子也少敏慧夙
成中護軍蔣濟著論謂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五歲
繇遣見濟濟甚異之曰非常人也 又曰先主遣伊籍
東使於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
勞事無道之君乎籍即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為勞籍之

人部

世說新語卷二十七

聰敏

清鑑類函卷二百七十七
機捷類皆如此 又曰吳遣使張溫來聘百官皆往餞
焉衆人皆集而秦宓未往諸葛亮累遣使促之溫曰彼
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也及至溫問曰君學乎宓曰五
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溫復問曰天有頭乎宓曰有之
溫曰在何方也宓曰在西方詩曰乃眷西顧以此推之
頭在西方溫曰天有耳乎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
鳴于九臯聲聞于天若其無耳何以聽之溫曰天有足
乎宓曰有詩云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若其無足何以步
之溫曰天有姓乎宓曰有溫曰何姓宓曰姓劉溫曰何
以知之答曰天子姓劉故以此知之溫曰日出於東乎

宓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答問如響應聲而出於是溫
大敬服 晉書曰陸雲與荀隱素未相識嘗會張華坐
華曰今日相遇可勿爲常談雲因抗手曰雲間陸士龍
隱曰日下荀鳴鶴鳴鶴隱字也雲又曰旣開青雲觀白
雉何不張爾弓挾爾矢隱曰本謂是雲龍騃騃乃是山
鹿野麋獸微弩強是以發遲華撫手大笑 又曰劉曜
幼而聰慧有奇度年八歲從元海獵於西山遇雨止樹
下迅雷震樹旁人莫不顛仆曜神色自若元海異之曰
此吾家千里駒也 山堂肆考曰晉戴逵字安道總角
時以鷄卵汁溲白瓦屑作鄭元碑又爲文而自鐫之詞

麗器妙時人莫不驚異故唐丁用晦芝田錄序有學慙鼠獄智之鷄碑之句 晉書曰苻融聰辨明慧下筆成章至於談元論道雖道安無以出之耳聞則誦過目不忘時人擬之王粲 通鑑曰劉穆之爲左僕射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賓客輻輳求訴百端內外諮稟盈階滿室目覽詞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悉皆瞻舉又喜賓客言談賞笑彌日無倦裁有閒暇手自寫書尋覽校定 南史曰宋蕭琛經預御筵醉伏上以棗投琛琛仍取栗擲上正中面御史中丞在座帝動色曰此中有人不得如此豈有說耶

琛答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栗上笑說一又曰謝莊有口辨孝武嘗問顏延之曰謝希逸月賦何如答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今共明月帝召莊以延之答語語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爲久離別沒爲長不歸帝撫掌竟日又王元謨問莊何者爲雙聲何者爲疊韻答曰元謨爲雙聲礮礪爲疊韻其捷速如此初孝武嘗賜莊寶劍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後爽叛帝因晏問劍所在答曰昔以與魯爽別竊爲陛下杜郵之賜上甚悅 又曰吳喜少知書領軍將軍沈演之使寫起居注所寫既畢聞誦略皆上口演之嘗作

讓表未奏失本喜經一見即寫無所漏脫 又曰齊王
儉領吏部客有姓譚者詣儉求官儉曰齊桓滅譚那得
有君答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儉賞其善據卒得職焉
又曰陸倕少勤學善屬文於宅內起兩茅屋杜絕往
來晝夜讀書如此者數歲所讀一遍必誦於口嘗借人
漢書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寫還之略無遺脫 又曰陸
從典幼聰敏年八歲讀沈約集見回文研銘援筆擬之
便有佳致十二作柳賦其詞甚美從父瑜特所賞愛及
瑜將終命家中墳籍皆付之 又曰庾杲之嘗兼主客
郎對魏使使問杲之曰百姓那得家家題門帖賣宅答

曰朝廷既欲埽蕩京洛剋復神州所以家家賣宅耳使
縮鼻而不答 又曰劉歊生夕有香氣氤氳滿室幼有
識慧四歲喪父與羣兒同處獨不戲弄六歲誦毛詩論
語意所不解便能問難十二讀莊子逍遙篇曰此可解
耳客問之隨問而答皆有情理家人每異之謂為神童
又曰劉顯幼而聰敏六歲能誦呂相絕秦書賈誼過
秦論瑯琊王思遠吳國張融見而稱賞號曰神童 稗
史彙編曰梁湘東王嘗出軍有人將婦從者王曰才媿
李陵未能先誅女子將非孫武遂欲驅戰婦人徐君蒨
為咨議參軍幼聰敏應聲曰項籍壯士猶有虞兮之情

紀信成功亦資婦人之力 天中記曰梁任昉字彥升
幼而聰敏早稱神悟四歲誦詩數十篇八歲能屬文褚
淵嘗謂遙曰聞君有令子相為喜之所謂百不為多一
不為少 南史曰陳虞荔幼聰敏有志操年九歲隨從
伯闡候太常陸倕倕問五經十事荔對無遺失倕甚異
之 又曰虞寄少聰敏年數歲客有造其父遇寄於門
嘲曰郎子姓虞必當無智寄應聲曰文字不辨豈得非
愚客大慚入謂其父此子非常人文舉之對不是過也
又曰顧野王七歲誦五經略知大指九歲能屬文嘗
制日賦領軍朱異見而奇之十二隨父之建安撰建安

地記二篇 洛陽伽藍記後魏高祖舉酒曰三三橫兩
兩縱誰能辨之賜金鍾御史中丞李彪曰沽酒老嫗甕
注坂與街屠兒割肉與稱同尚書右丞甄琛曰吳人浮
水自云工妓兒擲繩在虛空彭城王勰曰臣始解此是
習字高祖即以金鍾賜彪朝廷服彪聰明有知甄琛和
之亦速 原後魏書曰元順字子和任城王澄之子年
九歲師事樂安陳豐書夜誦書旬有五日一皆通利豐
奇之白王曰豐十五從師迄於白首耳目所經未見此
比江夏黃童不得無雙也王笑曰藍田生玉何容不爾
智北齊書曰邢邵字子才十歲能屬文聰明強記日

人部

洪鑑類選卷二百七十七

聰敏

三

誦萬餘言嘗因霖雨乃讀漢書五日略能遍記之嘗與
右北平陽固河東裴伯茂河南陸道暉等至北海王昕
舍宿飲相與賦詩凡數十首皆在主人奴處旦日奴行
諸人求詩不得邵皆爲誦之奴還得本不誤一字諸人
方之王粲北史曰魏陸爽字開明少聰敏年九歲就
學日誦二千餘言齊尚書僕射楊遵彥見而異之曰陸
氏世有人焉又曰蕭大圜字仁顯梁簡文帝第二十
子也幼而聰敏年四歲能誦三都賦及孝經論語又
曰薛胄少聰明每覽異書便曉其義常歎訓註者不會
聖人深旨輒以意辨之諸儒莫不稱善又曰裴安祖

少聰慧年八九歲就師講詩至鹿鳴篇語諸兄云鹿得
食相呼而况人乎自此未嘗獨食又曰李昶年十數
歲爲明堂賦雖優洽未足才志足觀見者咸曰有家風
也初謁周文周文深奇之厚加資給令入太學周文每
見學生必問才行昶昶神情清悟應對明辨周文每
稱歎之又曰念賢美容質頗涉經史爲兒童時在學
中讀書有善相者過學諸生競詣之賢獨不往笑謂諸
生曰男兒死生富貴皆在天也何遽相乎又曰北齊
高浚年八歲謂博士盧景裕曰祭神如神在爲有神耶
無神耶對曰有浚曰有神當云祭神神在何須如字景

裕不能答 又曰高孝瑜讀書敏速十行俱下覆棋不失一道 又曰楊愔字遵彥聰記強識半面不忘每有所召問或單稱姓或單稱名無有誤者後有選人魯漫漢自言猥賤獨不見識愔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騎秃尾草驢經見我不下以方麴郭面我何不識卿漫漢驚服 又曰李遠幼有器局嘗與羣兒爲戰鬪戲指麾便有軍陣之法郡守見而異之召使更戲羣兒散走遠持杖叱之復爲向陣意氣雄壯殆甚於前郡守曰此小兒必爲將帥非常人也 又曰柳慶字更興幼聰敏有器量年十三因暴書父僧習試令慶於雜賦集中取賦一篇

千餘言誦之慶立讀三遍便誦之無所漏 又曰韓褒少有志尚好學而不守章句其師怪問之對曰文字之間常奉訓誘至於商較異同請從所好師因此奇之 又曰隋李德林幼聰敏年數歲誦左思三都賦十餘日便度高隆之見而歎異之徧告朝士云若假其年必爲天下偉器鄴京人士多就宅觀之月餘車馬不絕 又曰袁充少警悟年十餘歲其父黨至門時冬初充尚衣葛衫客戲充曰袁郎子絺兮綌兮淒其以風充應聲笑曰惟絺惟綌服之無斁以是大見嗟賞 又曰薛世雄兒童時與羣輩戲輒畫地爲城郭令諸兒爲攻守勢不

從令者輒撻之諸兒畏憚莫不齊整其父見而奇之謂人曰此兒當興吾家 又曰何妥少機警八歲遊國子學助教顧良戲之曰汝姓何是荷葉之荷為河水之河妥應聲答曰先生姓顧是眷顧之顧為新故之故眾咸異之 又曰許善心幼聰明有思理所聞輒能記多聞默識為當世所稱家有舊書萬餘卷皆徧通涉十五解屬文為牋上父友徐陵陵大奇之謂人曰此神童也 天中記曰隋吏部侍郎薛道衡嘗遊鍾山開善寺謂小僧曰金剛何為弩目菩薩何為低眉僧答曰金剛弩目所以降伏四魔菩薩低眉所以慈悲六道道衡憮然不

能對 隋書曰劉炫強記默識莫與為儔左畫方右畫圓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所遺失 新唐書曰許王素節方羈州即誦書日千言師事徐齊暉淬勉自彊 又曰章懷太子賢字明允甫數歲讀書一覽輒不忘至論語賢賢易色一再誦之帝問故對曰性實愛此帝語李世勣稱其夙敏 稗史彙編曰唐李百藥七歲能屬文齊中書舍人陸義常過其父德林宴集有說徐陵文者割瑯琊之稻坐客並稱無其事百藥進曰傳稱邨人籍稻註云邨國在瑯琊開陽縣人異之 又曰唐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長孫無忌徐世勣於朝堂中

立語徐戲之曰吾所倚者何樹曰松樹徐曰此槐也何
得言松嘉隱曰以公配木何得非松長孫復問之吾所
倚何樹對曰槐樹長孫曰汝不復矯耶對曰何煩矯對
但取其鬼對木耳 撫言曰王勃年六歲善屬文清才
濬發構思無滯年十三省其父至江西會府帥宴於滕
王閣府帥有壻善為文章帥欲誇之賓友乃宿構滕王
閣序俟賓合而出為若即席而就者既會帥果授牋諸
客諸客辭次至勃勃受帥既拂其意怒其不讓乃使人
伺其下筆初報曰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帥曰此亦老生
常談耳次曰星分翼軫地接衡廬帥沉吟移晷又曰落

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帥曰斯不朽矣 新
唐書曰高儉字士廉以字顯敏慧有度量狀貌若畫觀
書一見輒誦 又曰房元齡居府出入十年軍符府檄
或駐馬即辨文約理盡初不著橐高祖曰若人機識是
宜委任每為吾兒陳事千里外猶對面語 又曰岑文
本父之象仕隋為邯鄲令坐為人訟不得申文本年十
四詣司隸理冤辨對哀暢無所訕眾屬目命作蓮花賦
文成合臺嗟賞遂得直性沈敏有姿儀善文辭多所貫
綜李靖薦於帝擢中書舍人時顏師古為侍郎自武德
以來詔誥或大事皆所草定及得文本號善職而敏速

過之或策令叢遽敕吏六七人泚筆待分口占授成無遺意 又曰褚亮少警敏博見圖史一經目輒誌於心 年十八詣陳僕射徐陵與語異之後主召見使賦詩江總諸詞人在席皆服其工 又曰蘇世長十餘歲上書周武帝帝異其幼問讀何書對治孝經論語帝曰何言可道答曰為國者不敢侮於鰥寡為政以德帝曰善使卒學虎門館 又曰呂才子方毅七歲能誦經太宗聞其敏召見奇之賜束帛 天中記曰宋璟七歲能屬文八九歲時嘗夢大鳥銜書吐口中而吞咽之遂乘而直上倏忽驚寤猶若在霄間自後藻思日進靈襟益爽

皮日休松窗錄曰中宗嘗召宰相蘇瓌李嶠之子進見時年相若帝謂曰汝等各以所通取宜奏者為吾言之頊應聲曰木從繩則直后從諫則聖 開元傳信記曰蘇瓌始未知頊常令與傭保雜作一日有客詣瓌候於廳事頊擁篲趨庭遺墜文書客取視之乃詠崑崙奴詩也其詞云指頭十挺墨耳朶兩張匙客心異之久之瓌出客詠其詩并言形貌問瓌何人非足下宗族庶孽耶瓌備言其事客驚賀之請瓌加禮收舉必蘇氏令子也瓌稍親之有人獻兔懸於廊廡瓌召頊令詠之即應聲曰兔子死蘭彈將來挂竹竿試將明鏡照無異月中

瓌大驚奇 明皇雜錄曰蘇頲纔能言有京兆尹過瓌
既去瓌命詠尹字乃曰丑雖有足甲不全身見君無口
知伊少人 新唐書曰韋安石子陟與弟斌俱秀敏異
常童安石晚有子愛之神龍二年安石爲中書令陟甫
十歲授溫王府東閣祭酒朝散大夫風格方整善文辭
書有楷法一時知名士皆與游 又曰李邕旣冠見特
進李嶠自言讀書未徧願一見祕書嶠曰祕閣萬卷豈
時日能習耶邕固請乃假直祕書未幾辭去嶠驚試問
與篇隱帙了辨如響嶠歎曰子且名家 又曰王維字
摩詰九歲知屬辭客有以按樂圖示者無題識維徐曰

此霓裳第三疊最初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 七
脩類彙曰史育唐開元中上書自薦能詩謂子建七步
臣五步之內可塞明詔明皇試以除夜上元等詩遂應
口而出除夜云今歲今宵盡明年明日來寒隨一夜去
春逐五更迴氣色空中改容顏暗裏催風光人不覺移
入後園梅上稱賞授左監門衛將軍詩話皆以爲王涯
者殊失考索 唐書曰明皇封泰山劉晏始八歲獻頌
行在帝奇其幼命宰相張說試之說曰國瑞也即授太
子正字公卿邀請旁午號神童名震一時 明皇雜錄
曰元宗御勤政樓大張樂羅列百妓時教坊有王大孃

者善戴百尺竿竿上施木山狀瀛洲方丈令小兒持絳節出入其間歌舞不輟時劉晏以神童爲祕書正字年十歲聰悟過人元宗召於樓中簾下貴妃置於膝上爲施粉黛與之中櫛元宗問晏曰爲正字正得幾字晏曰天下字皆正惟朋字未正得貴妃復令詠王大孃戴竿晏應聲曰樓前百戲競爭新唯有長竿妙入神誰謂綺羅翻有力猶自嫌輕更著人元宗與貴妃嬪御歡笑移時聲聞於外因命牙笏及黃文袍以賜之唐書曰李泌七歲知爲文元宗開元十六年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難禁中有員俶者九歲升坐詞辨注射坐人皆

屈帝異之曰半千孫固當然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俶跪奏臣舅子李泌帝即馳召之泌旣至帝方與燕國公張說觀弈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逡巡曰願聞其略說因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即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說因賀帝得奇童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於身賜束帛敕其家曰善視之又曰朱泚謀逆駕幸奉天時天下叛亂機務填委徵發指縱千緒萬端一日之內詔書數百陸贄揮翰起草思如泉注初若不經思慮旣成莫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胥吏簡札不暇同舍皆伏其

能 舊唐書曰蕭穎士四歲屬文觀書一覽即誦嘗與
李華陸據遊洛龍門共讀誦路傍古碑穎士一閱即能
誦華再閱據三方能記之議者以三人才格高下亦如
此 唐書曰柳公權從幸未央宮帝駐輦曰朕有一喜
邊戍賜衣久不時今中春而衣已給公權為數十言稱
賀帝曰當賀我以詩宮人迫之公權應聲成文婉切而
麗詔令再賦復無停思天子甚悅曰子建七步爾乃三
焉 北夢瑣言曰李德裕幼神俊憲宗賞之坐於膝上
父吉甫每以敏辨夸於同列武元衡召之謂曰吾子所
嗜何書意欲探其志也德裕不應翌日元衡以詰甫因

戲曰公誠大癡耳吉甫歸責之德裕曰武公身為帝弼
不問理國調陰陽而問所嗜書者成均禮部之責也其
言不當所以不應吉甫復告元衡大慚由是震名 桂
苑叢談曰太保令狐相出鎮淮海日支使班蒙與從事
俱遊大明寺之西廊忽觀前壁題云一人堂堂二曜重
光泉深尺一點去冰旁二人相連不欠一邊三梁四柱
烈火然添却雙鉤兩日全諸賓幕顧之皆莫能辨獨班
支使曰一人非大字乎二曜者日月非明乎尺一者寸
土非寺乎點去冰旁水字二人相連天字不欠一邊下
字三梁四柱烈火然無字添却雙鉤兩日全比字乃大

明寺水天下無比也衆皆恍然曰黃絹之奇智亦何異哉 宣室志曰劉遵古太和四年節度東川借書千卷忽水至書盡濕曝之得周易正義其卷末有題云上元二年三月十一日因讀周易著此正義從茲易號十之三至一人八千口當有大水飄溺因得舒展曬曝衡陽道士李德初劉闢之歎異因徧示賓掾有掌書記思而得之曰自上元至太和凡十三改號一人八千口者蓋太和字也唐肅宗以上元紀元文宗以太和紀元云唐書曰陸扆工屬詞敏速若注射然一時書命同僚自以爲不及昭宗優遇之帝常作賦詔學士皆和獨扆最

先就帝覽之歎曰貞元時陸贄吳通元兄弟善內廷文書後無繼者今朕得之 冊府元龜曰李琪年十三詞賦詩頌大爲王鐸所知然亦疑其假手一日鐸召父穀謙於公署密遣人以漢高祖得三傑賦題就其第試之琪援筆立成賦尾云得士則昌非賢罔共龍頭之友斯貴鼎足之臣可重宜哉項氏之所以亡一范增而不能用鐸覽而駭之曰此兒大器也將擅文價 五代史曰趙犖幼與羣兒戲道中部分行伍指顧如將帥雖諸大兒皆聽其節度其叔父文見之驚曰大吾門者此兒也 又曰張策少聰悟好學通章句父同居洛陽敦化里

浚井得古鼎銘曰魏黃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千同以為奇策時年十三居同側啓曰漢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元延康是歲十月文帝受禪又改黃初是黃初元年無二月也銘何謬耶同大驚異之 稗史曰梁灝卅角時從其父入府中畢士安時為郡見而問其父曰此子亦讀書耶曰甫就學又問曾學對句否曰其師嘗教之乃指壁間鸚鵡能言爭似鳳句曰此句無人對得灝應聲曰蜘蛛雖巧不如蠶畢大驚異 又別本作王元之事 宋史曰楊億生時有毛被體長尺餘經月乃落七歲能屬文年十一太宗聞其名詔送闕下入對連三日試詩賦五篇

下筆立成太宗深加賞異命內侍都知王仁睿送至中書又賦詩一章宰相驚其俊異削章奏賀 又曰錢勰知開封府老吏畏其敏欲困以事導人訴牒至七百勰隨即剖決簡不中理者緘而識之戒無復來閱月聽訟一人又至呼詰之曰吾固戒汝矣安得欺我其人譴曰無有勰曰汝前訴云云吾識以某字啓緘示之信然上下皆驚咤 又曰馮京為郡守諸縣公事至即歷究之苟與縣牘合而處斷麗於法者呼法吏決罪不以付獄報下捷疾一無壅滯人服其敏云 山堂肆考曰宋蘇州童子劉少逸年十一其師潘闥攜見長洲宰王元之

吳縣宰羅思純因以所作贄二公二公名重當時疑所贄假手未之信因與聯句略不淹思思純曰無風煙燄直少逸曰有月竹陰寒思純曰日移花影侵棋局少逸曰風遞花香入酒樽元之曰風雨江城暮少逸曰波濤海樹秋元之曰一回酒渴思吞海少逸曰幾度詩狂欲上天二公驚異聞於朝賜進士及第 天中記曰郢州別駕黃泳年三歲書一過目輒成誦大觀二年應童子科赴闕引見徽宗摘毛詩如南山之壽以發誦泳應聲曰不騫不墜上以崩字為問對曰詩人之言不識忌諱臣安敢復道上大悅乃命歷見後宮爭遺以金錢果餌

越明年賜五經及第 宋史曰胡安國弟婦生寅以多男欲不舉安國妻夢大魚躍盆中急往視遂取而子之寅少時桀黠難制安國閉之空閣閣有雜木寅盡刻為人形安國乃置書數千卷於其上年餘寅悉成誦 又曰姚鉉幼子稱俊穎美秀頗善屬辭父鉉紀其事為聰悟錄人多傳之 金史曰阿離合懣為人聰敏辨給凡一聞見終身不忘始未有文字祖宗族屬時事並能默記與斜葛同脩本朝譜牒見人舊未嘗識聞其父祖名即能道其部族世次所出或積年舊事偶因他及之人或遺忘輒一一辨析言之有質疑者皆釋其意義世祖

嘗稱其強記人不可及也 元史曰唐仁祖少穎悟父
歿母教之讀書通諸方語言尤邃音律中統初詔諸貴
胄為質帝親閱之見仁祖曰是唐古直孫耶聰明無疑
也 又曰岳柱方八歲觀畫師何澄畫陶母剪髮圖指
手中金釧曰此物可易酒何用剪髮澄驚異即易之
又曰劉因天資絕人三歲讀書日記千百言甫弱冠才
器超邁初為經學究訓詁疏釋之說歎曰聖人精義殆
不止此 又曰陳櫟字壽翁生三歲祖母吳氏口授孝
經論語輒成誦五歲入小學即涉獵經史七歲通進士
業十五鄉人皆師之 明沈瑞謙明良錄略曰宋濂生

六歲為詩歌有奇語人呼為神童 洪武實錄曰劉基
幼敏悟絕倫讀書過目輒領其要嘗於都市書肆見天
文書一帙借閱之翌日談誦若流其人大驚欲以授基
基弗受曰已得之矣 又曰吳伯宗金谿人洪武四年
進士第一嘗御製十題命賦之伯宗援筆立就詞語峻
潔上嘉其才敏賜織金錦衣 陳洽傳曰洽洪武中授
兵科給事中嘗奉命閱軍一過輒識面目記姓名有再
至者輒叱去帝嘉其能賜金織衣一襲 張芹備遺錄
曰方孝孺自幼精敏絕倫瞳炯炯如電日讀書積寸
堯山堂外記曰明解縉自幼能言即穎敏絕人郡守令

至其家或抱置膝上應聲成文皆錯愕驚歎一日婦翁
某過其家解父抱縉出置椅上婦翁云父立子坐禮乎
縉答曰嫂溺叔援權也翁又曰何緣得佳偶縉答曰有
幸遇良媒翁奇之遂姻焉 王文祿龍興慈記曰刑部
尚書開濟聰敏明辨聖祖於午門見羊倡二句濟續曰
昨日方過九月九今朝又見兩重陽侍遊後苑聖祖倡
曰柿子熟綿綿不落待何年諷退也濟續曰因沾恩露
重寧碎玉堦前 呂震傳略曰震有精力能彊記才足
以濟其為人凡奏事他尚書皆執副本又與左右侍郎
更進迭奏震兼戶禮兵三部奏牘益多皆自專奏侍郎

不與也情狀委曲千緒萬端背誦如流未嘗有悞嘗扈
北狩帝見碑立沙磧中率從臣讀其文後一年與諸文
學臣語及碑詔禮部遣官往錄之震言不須遣使請筆
札帝前疏之帝密使人拓其本校之無一字脫誤者
武宗實錄曰李東陽生四歲能作徑尺大書景皇召見
抱置膝上且試之書賜果及鈔六歲八歲兩召見試對
偶講書大義稱旨賜皆如初命肄業京學 明紀曰何
景明八歲能屬文十五舉於鄉形貌短小且禿筭也宗
藩貴人爭負視所至人遮道弗得過

